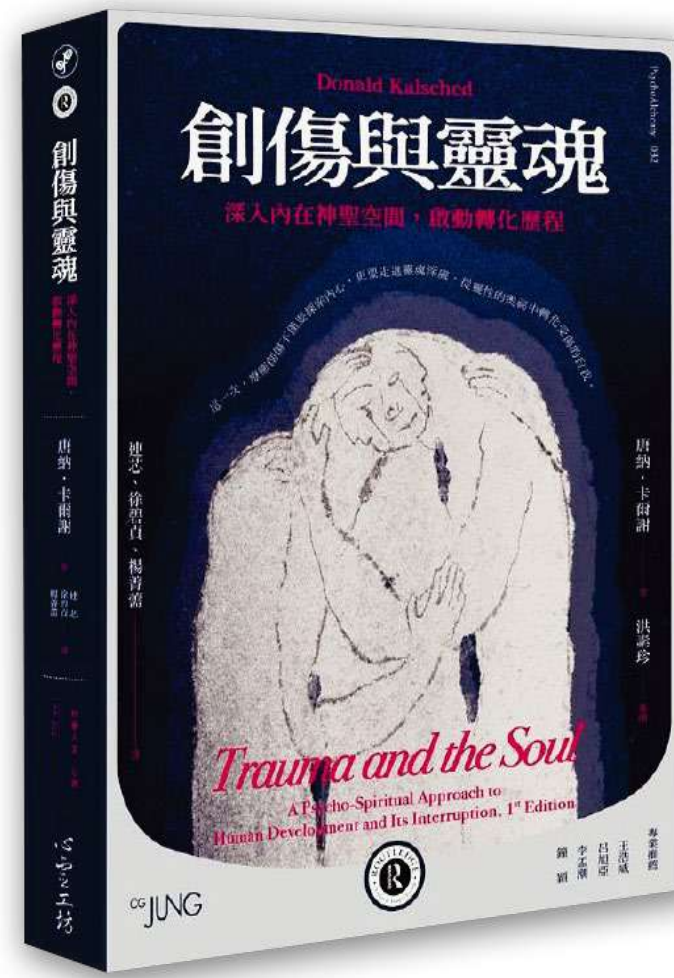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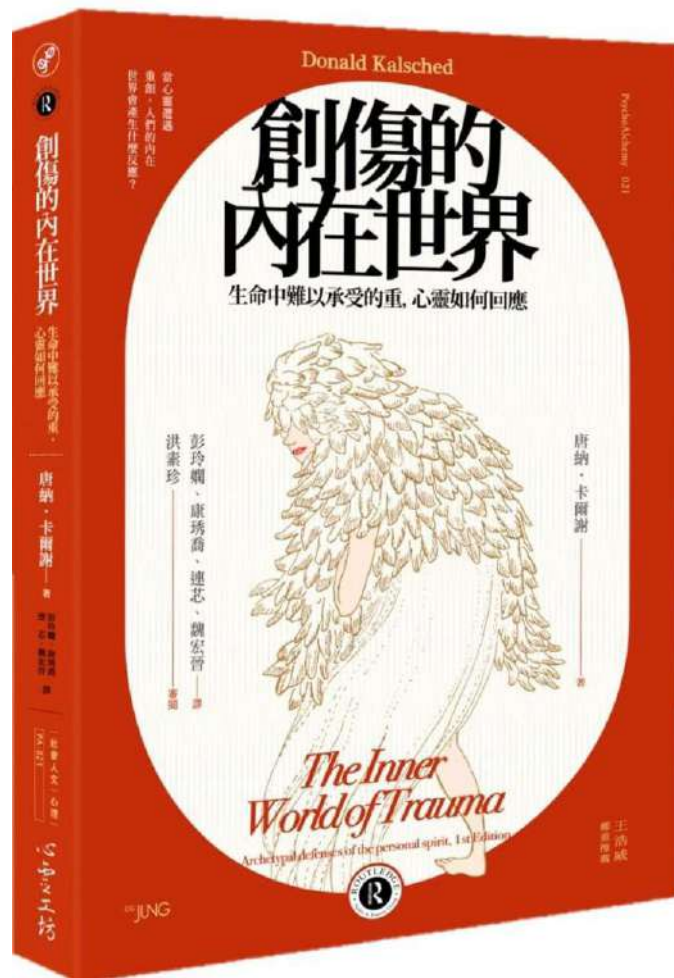




## 第五章

# 整體性 ( Wholeness ) 和 反整體性 ( Anti-Wholeness ) 防禦

導讀：洪素珍



# 從創傷的內在 世界到創傷與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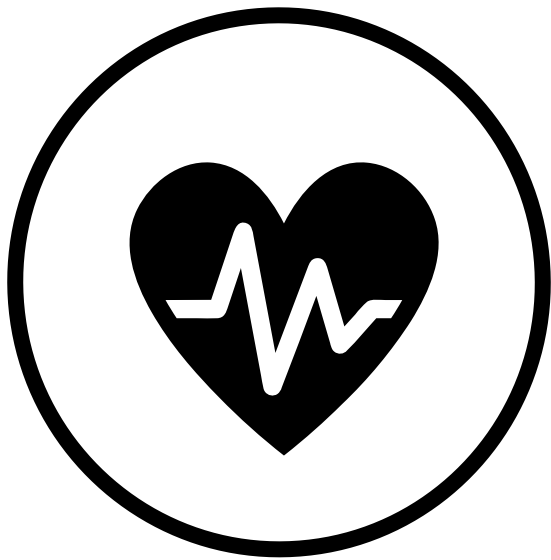


# 我看見你的整體——甚麼讓心理師最感挫折



- 沒感覺
- 沒有用
- 不斷的重複
- 無法理解心理師對他的理解
- 活在高塔之中

# 創傷的層次



真實經驗→心理



真實經驗→神經系統



真實經驗→身體



文明帶來的精神/  
靈性創傷

從遠古時代起，就有關於世界整體性的普遍教義或學說。從最初到現在，它們都被認為是傳授給年輕一輩的神聖傳統，以替他們的未來做準備，在原始部落和高度分化的文明中都是如此。這樣的教義自始至終都與「哲學」與「道德」有關。在我們的文明中，這種靈性背景已經誤入歧途。我們基督教的教義已經失去它的掌控，失控的程度令人震驚，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不再理解它。因此，我們心智中最重要本能活動之一已經失去了它的客體。 p287



By Hartmann Schedel from Coloring book from Biblioteca comunale di Trento, 2017.



當這些觀點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的時候，它們也創造了個體的整體性，以至於，例如，當一個原始部落一旦失去其特定的宗教性的視野時，就會失去它的生命力。人們不再扎根於他們的世界中，失去方向，僅僅隨波逐流。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如此。他們對生命意義的需求仍然沒有得到回應，因為理性的生物目標無法表達人類生命非理性的整體性，所以生命失去了它的意義。簡而言之，這就是「宗教性視野」的問題所在。問題本身不是靠著幾個口號就能解決的，它需要集中注意力、大量的心智運作，以及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這是我們在這個躁動與瘋狂的時代裡最難得的東西（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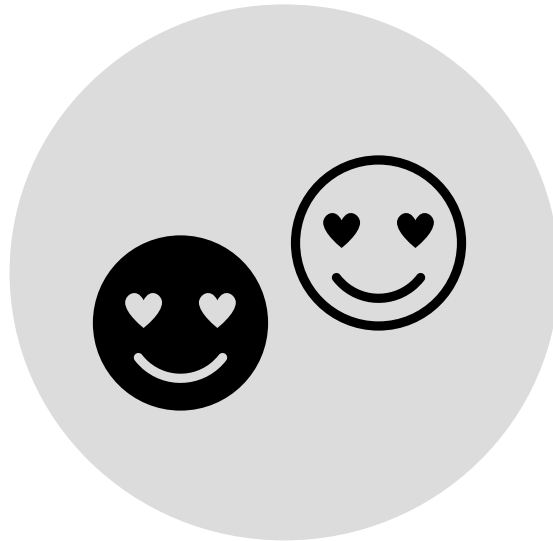
# 真實的本能

宗教是我們心靈的本能

(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 1911-1912 )



飢餓



性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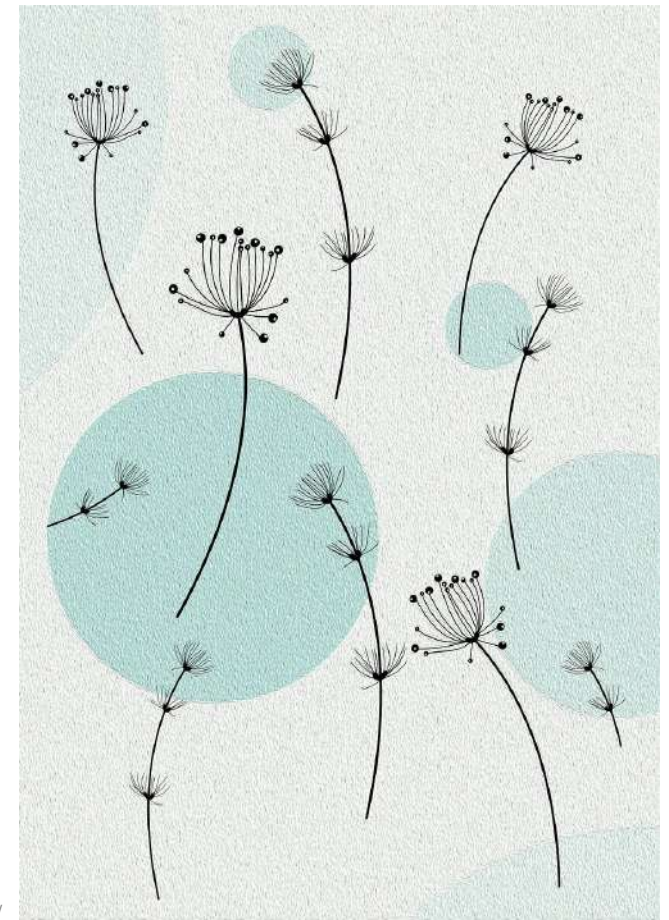
活動力



反思與創造力

# 「因此，我們心智中最重要和本能活動之一已經失去了它的客體。」

- 如果人格中有一種需要滿足靈性精神的本能，要如何滿足呢？
- 這種本能的「客體」，就是世界上所有現存宗教核心那些神祕的聖祕經驗。
- 整體性的本能「需要更高度分化的意識、思考、省思、責任，以及各種其他的美德作為證據。」  
( 1959b: para. 653 ) 否則，**追求整體性的本能將會隱藏在我們這個世俗的物質世界裡。**



# 發展與創傷



**精神分析：**  
Freud 與客體關係



**分析心理學：**  
榮格、Neumann、  
Fordham



Photo by  
Rebel Wisdom,  
CC BY 3.0, cropped.

## 神經科學領域

伊恩·麥吉爾克里斯特 (Iain McGilchrist, 2009) 與艾倫·修爾 (Allen Shore, 1994)、Stephen W. Porges (多重迷走神經)

# 投射性認同的失敗



## 攻擊性的能量

開始為保護自體客體  
self object



## 創傷使壞的部分

不能人性化，因而維持  
古老原型



## Bion

對連結的攻擊  
attack against linking



## 依賴 Child need

依賴不斷被拒

依賴不斷被拒 → 為自己的依賴需求感到羞愧 → 不斷受挫 → 對父母的怒氣用來壓抑自己對他人的需求 → 連自己都無法忍受自己對他人的需求 → 反回攻擊自己的需求 → 自我攻擊自己對他人的需求

# 人類情感之發展

嬰兒**投射**



**照料者**涵容、體會、理解、反映，而加以消化代謝



化為語言，**形成感覺** Name, Feeling



得以將自體的感覺和他人**表達**



此過程夠健康建構出形塑出**象徵**的能力



將情感具象成能夠辨認的**影像**





# 整體性(個體化歷程)，靈性與羞愧意義

# 靈性受傷一些例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O38yczPqo>
- 採小花給忙碌中的媽媽
- 寫功課中做紙飛機給監督功課的爸爸
- 用砂土做泥娃娃被父母欣賞/取笑的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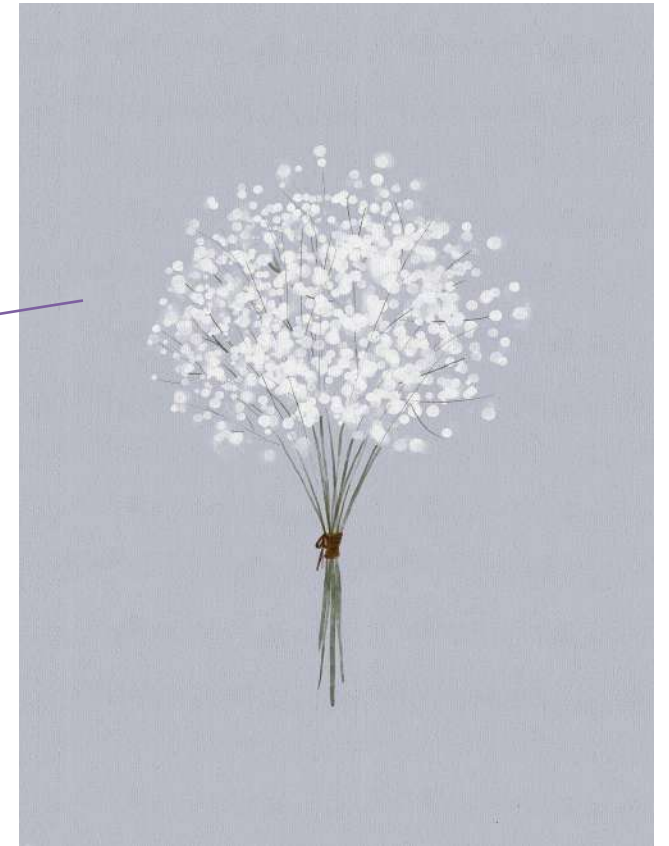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 作者定義「靈魂」

似乎有某種神聖的東西被自我照護系統保存下來——在上天賜予的核心自體中，某種本質上是純真或屬於創傷前的部分——或許是保護著**自體的嬰兒部分**，免受更多磨難，可能為了更進一步成長而保留。

# 整體性 與 個體化歷程

「每個存在中最強烈、最無可避免的驅力，亦即實現它自己本身的驅力。」（1949: para. 289）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 看見那不可見：

## 「永恆之窗」 (1963:197-8)

我們發現一個由昏暗街燈照映的大廣場，許多街道向這裡匯聚。城市的各個街區成輻射狀繞這個廣場布列。廣場的中央是個圓形水池，水池的中央有個小島。由於雨、霧、煙與昏暗的燈光，周圍的一切無法看清，但是小島卻被陽光照耀得璨爛。島上只長著一棵木蘭，樹上開滿了千萬朵紅花。這棵樹彷彿立在陽光之中，卻又是那光源。

「夢裡，目的很清楚，一個人是無法走到中心之外的，這個中心就是目的，一切都引向這個中心。透過這個夢，我明白自性就是方向與含意的原則和原型，其治療作用就在其中。對我來說，這種頓悟暗示通向這個中心，也就是到達這一目標的方法。有關我本人的神話的第一細微跡象也從中產生出來了。如果沒有這一幻象，我可能會失去方向，被迫放棄命中注定的事業。在我與佛洛伊德分道揚鑣時，我便知道自己一頭栽入未知的世界……我一無所知，但我仍向著黑暗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這情況一旦發生，又做了這樣一個夢，難免讓我覺得是天意。

（1963: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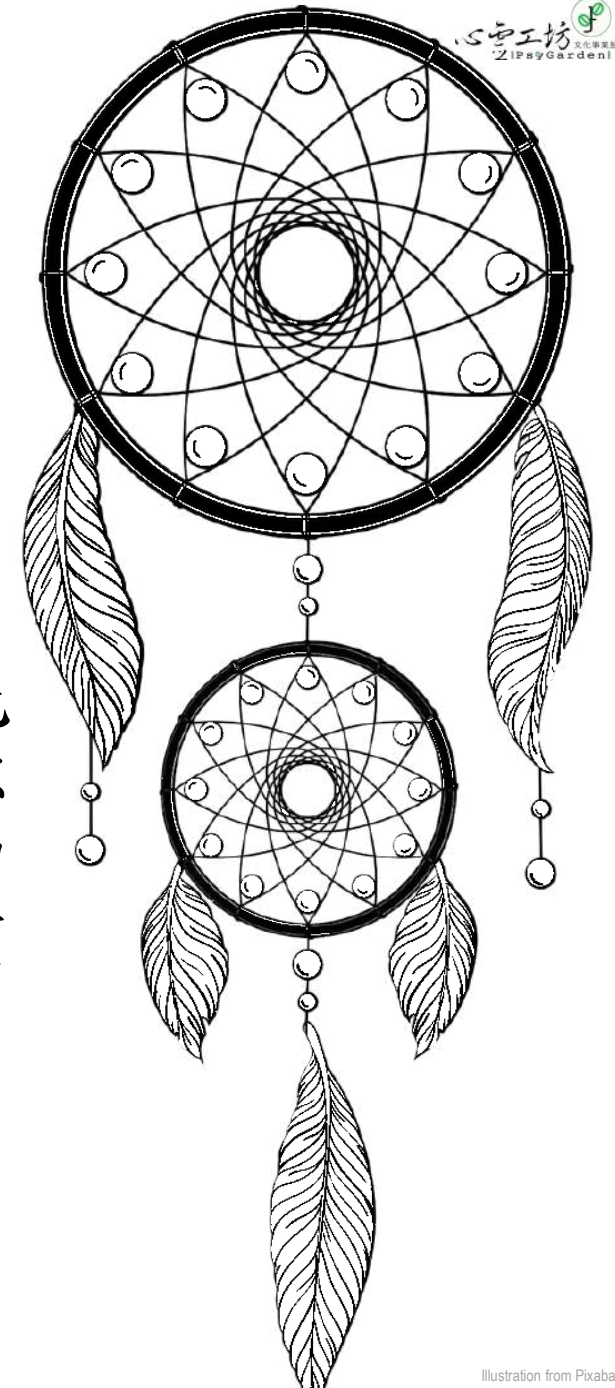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 夢中：

「我能看見你的完整……為了讓你相信這一點，  
 我將以我充滿生命力的、美麗、彩色以及光明的圍繞你的  
 普世一個與你有關，只與你有關的、無可取代生活愈靠  
 愈靠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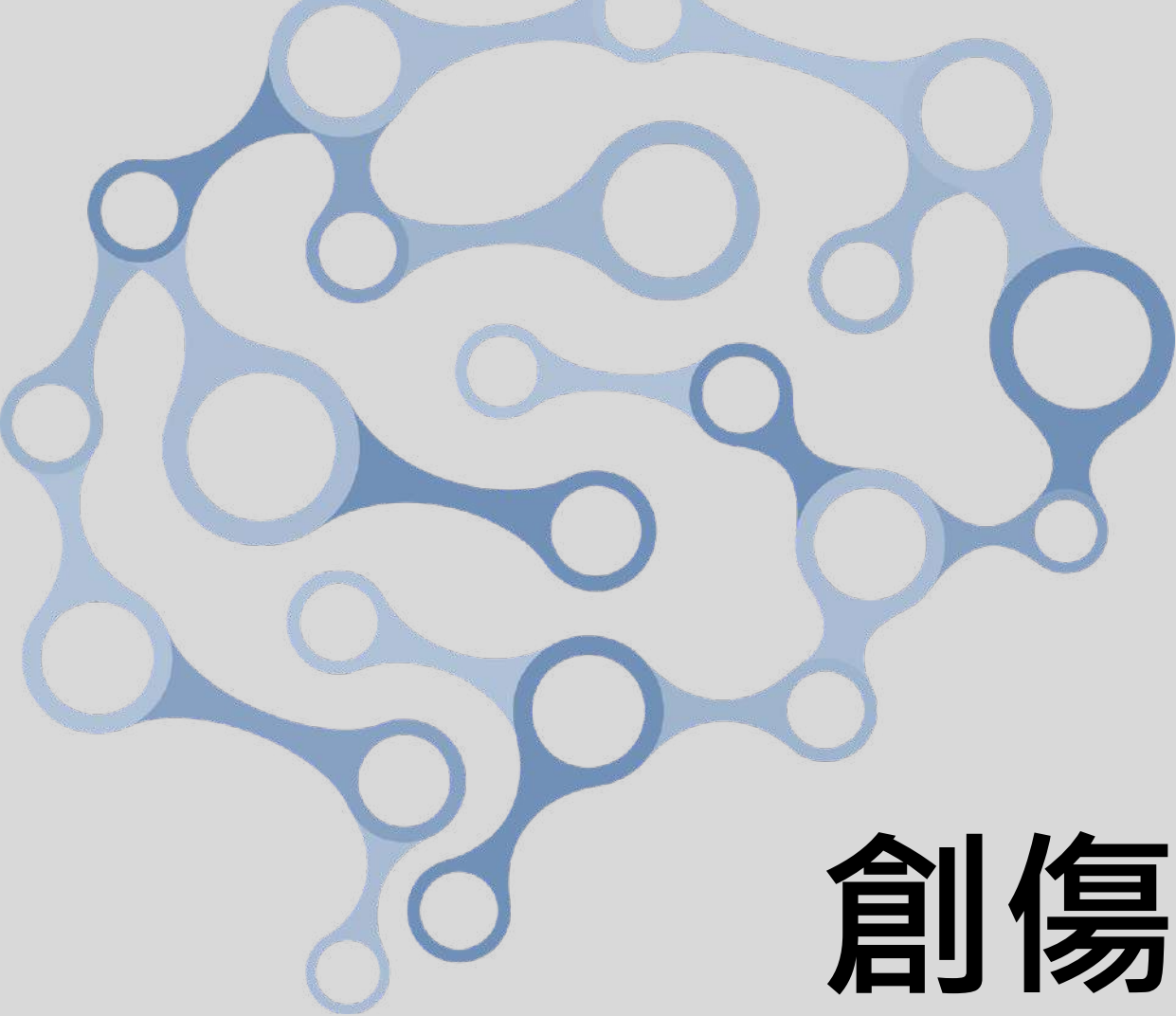


A woman with dark hair tied back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She is holding a baby in her arms.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cloudy sky.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a semi-transparent white box.

如果創傷干擾了**原初關係**，神聖情感將負向群集成恐怖母親和一個負向的悲傷自我distress-ego，來印記悲傷或毀滅

# 原初關係被干擾 的主要特徵是 核心的愧疚感

被愛的孩子感覺自己是奇怪的、有病的和受譴責的



# 創傷與神經系統

大腦必須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個世界，  
因此造就了兩種不同的世界。



Photo by  
Rebel Wisdom,  
CC BY 3.0, cropped

# 伊恩·麥吉爾克里斯特與 艾倫·修爾

- 人類大腦的兩個半球協調著截然不同的經驗世界，為了達到最佳大腦功能，需要兩個半球以整合性的方式共同運作。
- 早期創傷導致的防禦歷程，可能會破壞大腦的正常整體功能，因而實際損害右半腦。
- 因此造成情緒在整合與處理方面的持續性缺陷，並且（可能）過早的過度依賴左半腦，導致身體與心智間逐漸分裂。

# 左與右

- 在我們經驗的（由右半腦調節）世界裡，**是一個有生命、複雜、個體的世界，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永遠在變化中，存在著相互依存的網絡、形成並改造整體，是一個我們與之深深連結的世界。**
- 在另一個世界裡（由左半腦調節），以特別的方式來經驗我們的經驗：**一種「重新呈現」的版本，包含靜態的、可分離的，有邊界但基本上是碎片化的實體，區分為不同的類別，並以此為基礎進行預測。這種注意力區隔，藉由將事物置於注意力的聚光燈下，讓每一件事變得明確（例如人格類型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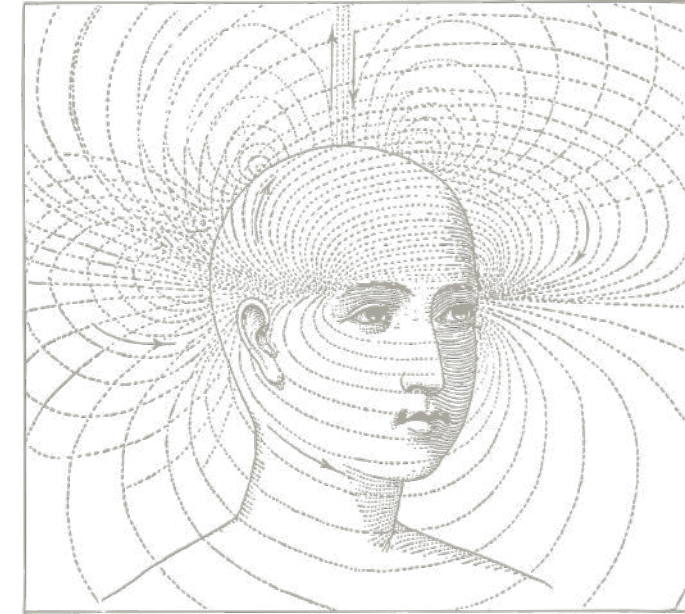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 大腦的兩個半球同時處理文字與影像，但方式不同。在人類活動的整個範圍內是互補的，並要求我們「同時以兩種方式」關注世界。
- 大腦的兩個半球幾乎共同參與了所有的心智歷程，它們之間**要有足夠的溝通**。



- 在**經驗的層面上**（2009: 10），兩個腦半球有各自調節或理解世界的方式，右半球比左半球更早成熟，**童年早期就已經「上線」**，物種進化與發展的歷程中，佔有主要領先的地位。作為與腦幹和邊緣系統的原始核心連結更為緊密的腦半球，右半腦在本體上與系統上似乎都更「領先」，因此，它是真正的主宰腦半球，而左半腦是它的使者。



# 右與左

整體

更廣闊

完形

整合性

尋找模式，通常對於世界的理解是奠  
基在辨認出複雜的模式

模糊的可能性，不會過早封閉在特定  
的結果或解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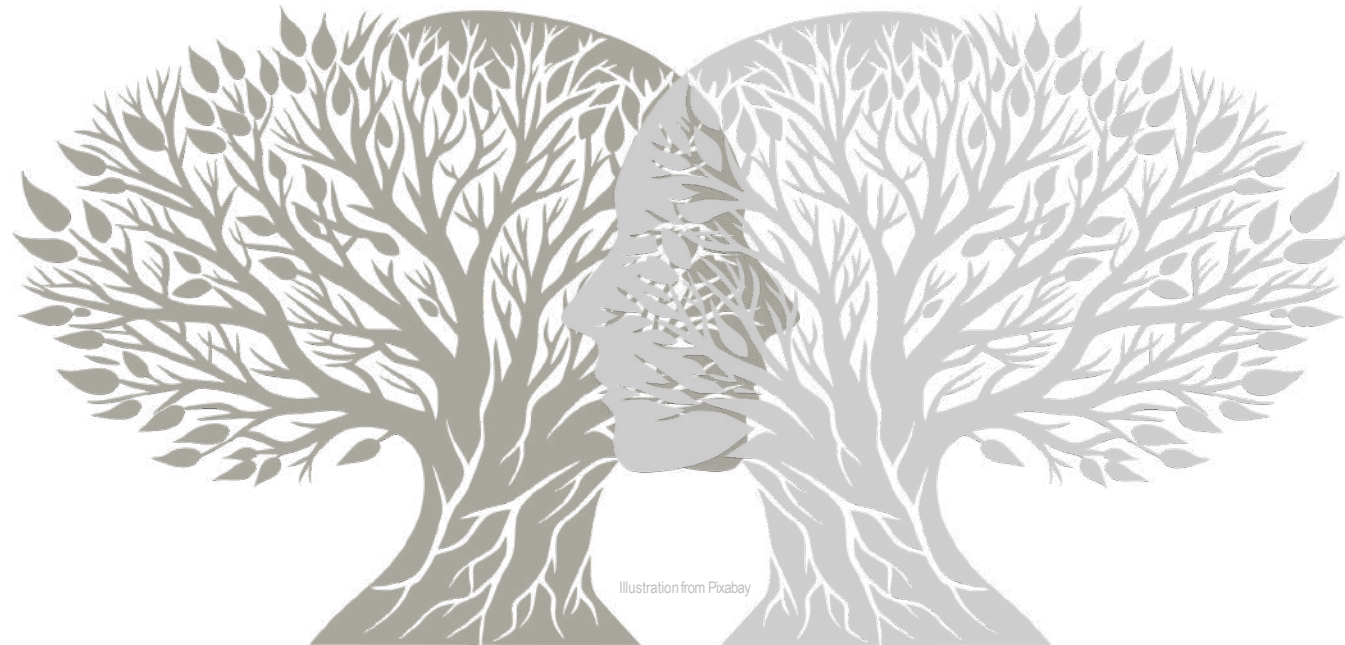
新奇和不確定性的耐受性

對隱喻的偏好更勝於字面意義

以同理、互為主體性和隱喻為基礎

聚焦於意義，也就是整體意義

- 左半腦則專門理解科學的外顯語言



# 右半腦與情緒、身體經驗

- 與邊緣系統的連結更緊密如下視丘——腦下垂體軸，也就是身體與情緒之間的神經。
- 只有右半腦有整個身體的意象（2009: 66）。
- 右半腦負責解讀臉部表情、韻律、手勢，以及溝通中的非語言部分（2009: 59），包括孩童透過母親的臉部互動而產生的早期身分認同（2009: 60）。
- 右半腦比左半腦發展成熟得更早，並且比左半腦更多地參與「幾乎每一個兒童早期心智功能發展的面向，以及自體作為一個社會性、有同理心的存在。」（2009: 88）



# 知道與經驗的結合

左半腦與我們心智生活中更外顯、更能意識到的元素的連結更緊密，主要聚焦在它所知**知道**的事物上，而右半腦則關注它所**經驗**到的東西。



# 左半腦

清晰度與穩定性，因而讓我們有可能控制、操縱或利用這個世界。

注意力受到引導和聚焦；整個世界被拆解為部分；

隱喻被展開，變得外顯；

語言變成序列分析的工具；

事物分為不同的類別而使我們感到熟悉。

情感擱置於一旁，被認知抽象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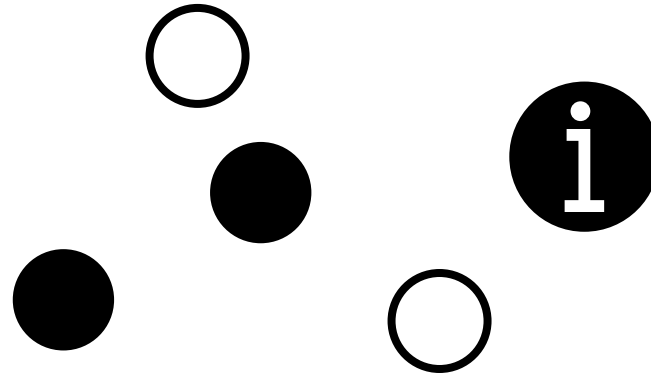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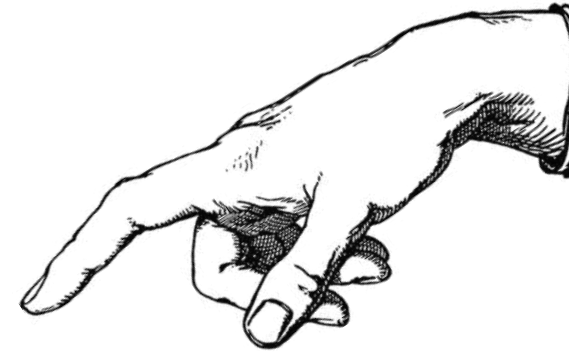
有意識的心智承接了這種情況；

思想傳送到左腦，用文字表達出來，

隱喻則暫時丟失或終止；

世界現在再度呈現於一個靜態、分層的結構形式中。

這使我們擁有知識，將解決之道帶到世界，但卻使它所了解的事物變質且脫離了脈絡 (McGilchrist, 2009: 195)。



# 左右的穿梭： 創造性想像的能力

右半腦需要左半腦才能將經驗「打開」。當然，若是沒有右半腦的距離與結構感，舉例來說，藝術可能就不存在，只有經驗——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對詩歌的描述「寧靜中情感的回憶」，只是其中一個知名的反映而已……

只有在左腦的幫助下，立即性的前概念敬畏感才能演變為宗教：如果這個歷程在這裡停止了，一個人擁有的就只有神學或社會學，或空洞的儀式：變成其他東西。

# 正 反 合

- 當左半腦完成分裂的工作，就必須尋找新的整合，而要實現這一點，整個歷程必須回到右半腦，這樣它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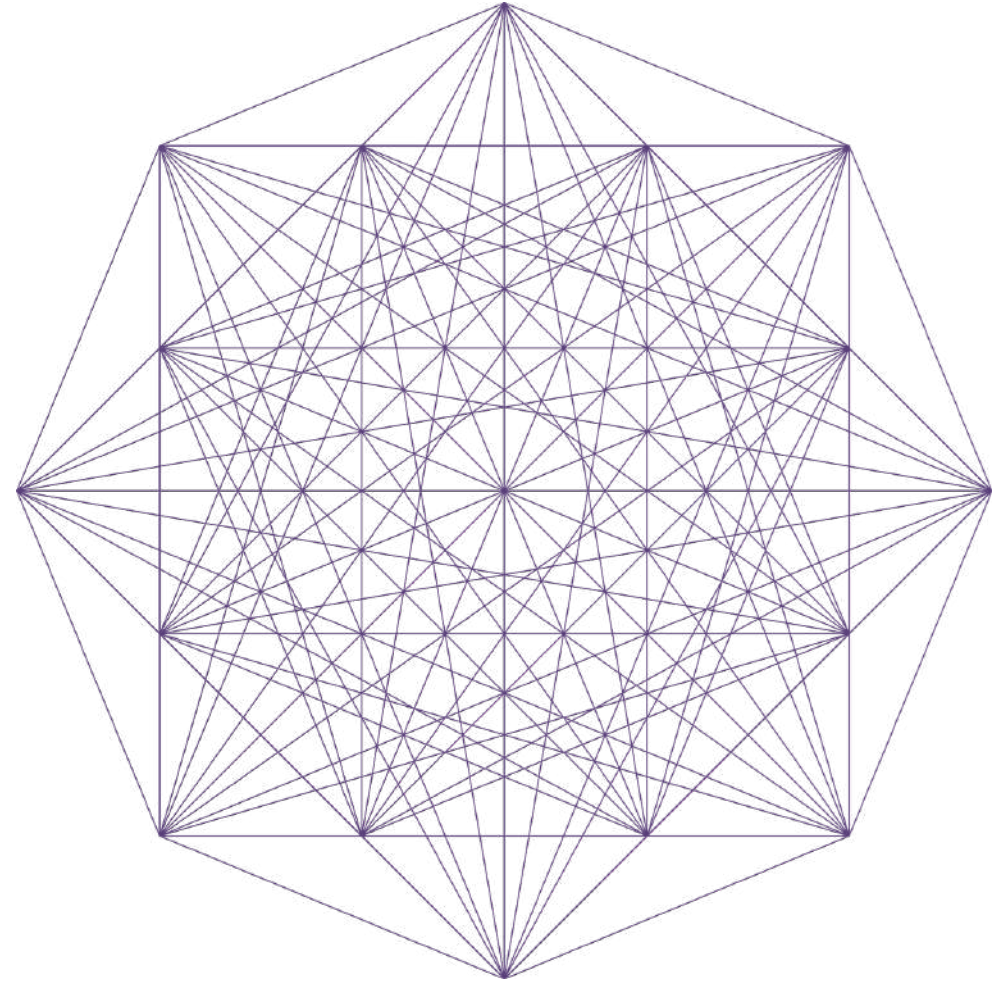


# 人若不返回如兒童就無法進天堂

- 榮格(1912)：為了接觸到潛藏在無意識中的自我核心，支持個案治療性退行至早年童年期。
- 靈魂一直是兩個世界的產物：神性與人性、有時限與永恆、肉身凡人與永生諸神。
- 靈魂橫跨了兩個世界，是我們雙重命運的基地，以及莎士比亞稱為我們「對永生渴望」的故鄉，也是榮格所稱我們「宗教本能」的發源地（ Jung, 1959b: para. 653 ）。

# 自我照護系統與 神經學基礎

- 解離防禦以某種方式阻礙了大腦兩個半球的整合，進而阻礙了兩個腦半球之間最佳的來回「流動」。
- 解離防禦實際上損害了右半腦，可能阻礙了右腦向大腦更高層次核心傳遞訊息的正常迴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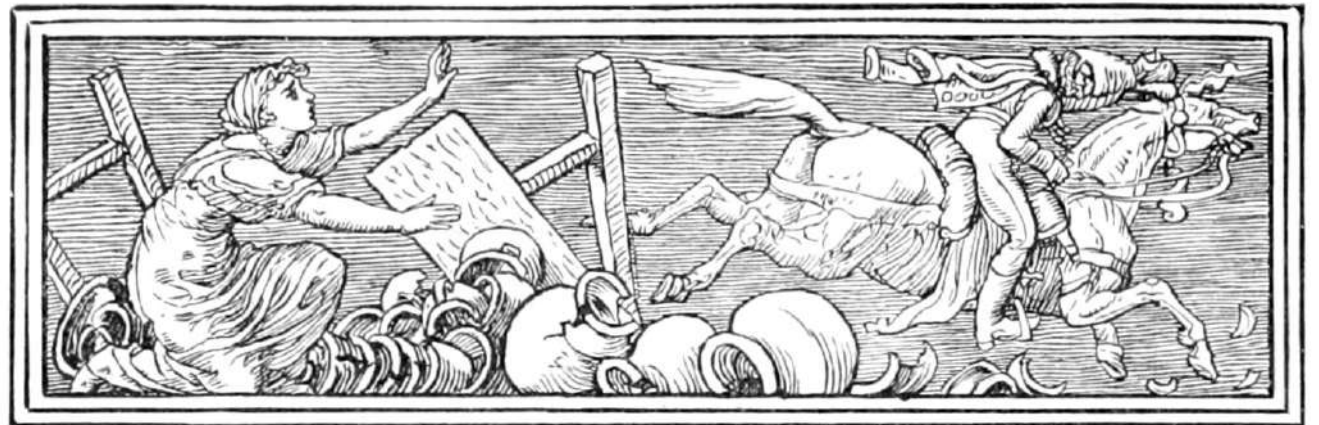
# 整體性的定義：個體化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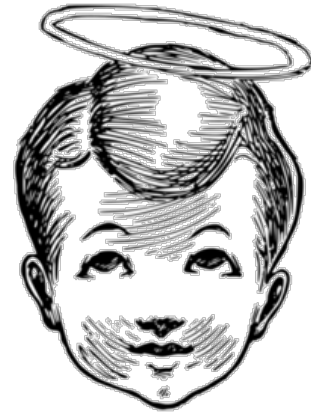
- 意識到一面扭曲的鏡子在自我觀看：  
「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自我保護機制的兩面性
- 但不扭曲的鏡子是甚麼？
- 整體性模式的靈魂生活
- 長髮公主不下高塔



# 創傷與永久的「解離機器」(自我保護系統)

- 永久的「解離機器」，不斷將心靈中分裂的部分推開，因而在無意識心智中形成反整體性、反整合的因素。
- 這些防禦會自動運作，而且是由恐懼所觸發——害怕接近那些威脅毀滅靈魂的痛苦情感。
- 害怕「已經發生的精神崩潰」( Winnicott, 1974 )。





## 原型保護的 雙面性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靈性世界是真實的，在遭遇創傷後，防禦性目的大舉動員，這與宣稱天使和魔鬼會糾纏或尊崇創傷倖存者想像力、一切都是錯覺或「只是」防禦歷程的衍生物（產物），是截然不同的。



# 整合的恐怖

整合或「整體性」(wholeness) 起初感覺像是他們所能想像的最糟的事

# 創傷與反整體性防禦

- 右半腦的損傷（前額葉皮質上的缺陷）導致原始防禦的形成，造成「心變得冰冷堅硬」，形成各種心理病理，包括僵化的自我基模以及內在碎裂。
- 身體意象障礙（右腦的損傷）會導致疾病（心因性厭食症）。（2009: 66）
- 缺乏與左腦的溝通，也導致某些心理病理發生的原因
- 述情障礙（alexithymia，無法用語言表達感受）中，「問題來自於『被激發的』右腦無法傳遞訊息至左腦（2009: 62）」。





# 創傷性依附經驗

- 嬰兒與照顧者之間的早期依附經驗形塑了大腦的實際發展，**尤其是右腦，在生命前期的十八個月佔有主導地位**
- 依靠與母親的情緒共鳴來交互調整與調節事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狀態，處於恐懼的高度喚起中，導致分裂狀態，進而影響了發育中的右腦。
- 高度喚起與恐懼的高張力狀態，會在右腦生長的關鍵時期，對其發育造成傷害，讓調節情緒狀態的邊緣自主迴路受到永久損害。

# 助人者的挫敗 1： 左腦內在客體的殘暴



- 就自我照護系統而言，那些來自內在負責負向指責的殘暴「聲音」，以及承載這些聲音的內化「客體」，看起來可能都是負向價值評價的左半腦內在客體。
- 藉由對孩子所經驗的羞愧「解讀」來壓迫內在世界，這些客體繼續過度喚起杏仁核驅動的解離反應（右腦），以防止透過更良好的經驗來修正一切。

# 助人者的挫敗 2： 右腦內在客體被左腦人格化， 內在客體的原魔本質



- 自我照護系統中的消極內攝物代表「較高層次」的右腦內在「客體」，這些客體原始的原型能量壓迫著創傷倖存者。
- 當它們可能被左腦人格化、「普遍化」以及「心智化」時，會從更高層次的眶額右腦記憶編碼的隱性程序記憶中獲得行進指令（可以這麼說）。內在客體的原魔本質。



# 拆解反整體性防禦

治療師與個案之間「右腦對右腦」溝通

A silhouette of a human head in profile, facing right. The brain is highlighted with a bright, glowing orange and yellow light, making it stand out against the dark background of the head and the overall dark scene.

# 大腦的可塑性

修復是有可能的

# 作者的建議

- 少用專業詞彙，多用隱喻；
- 少一點抽象性，多沉浸在特殊的經驗中；
- 少聚焦過去，多注意當下的時刻；
- 少分析個案的外顯記憶；
- 多分析他 / 她的夢境或其他想像經驗的內隱記憶；
- 少關注個案分離的心靈，多關注個案與治療師之間出現的矛盾「潛在空間」。





# 第六章 從精神分析取向 看內在世界

導讀：洪素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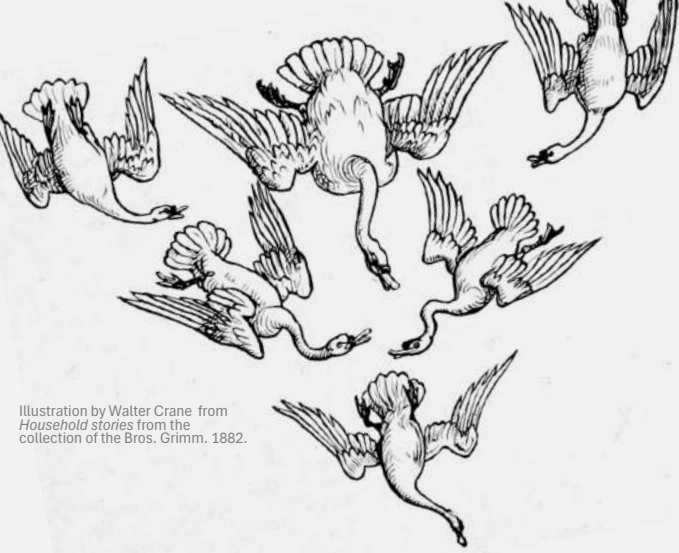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by Walter Crane from Household stor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Bros. Grimm. 1882.

# 本章的各路人馬

- 費爾貝恩 ( W. R. D. Fairbairn , 1889-1964 ) 生於愛丁堡
- 約翰·斯坦納 ( John Steiner )
- 克里斯多夫·博拉斯 ( Christopher Bollas )
- 阿諾·摩戴爾 ( Arnold Modell , 1924-2022 )
- 內維爾·斯明頓 ( Neville Symington , 1937-2019 )
- 詹姆斯·格羅斯坦 ( James Grotstein )

# 費爾貝恩，1889-1964

- 出生於愛丁堡的一個篤信基督教的中產階級家庭
- 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哲學系
- 立志要成為牧師
-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參軍改變了他
- 1926年完成了醫學及精神病學的訓練





## 外在客體關係對等內在心靈結構

- 創傷孩童會內化與「壞客體」的經驗，目的在於：掌控壞客體，以及保持外在客體的理想化和「好」，也就是仍值得他去愛。
- 費爾本認為，由此發展出的部分客體的內在防禦系統，複製了外在的客體關係，並將它們記憶為內在心靈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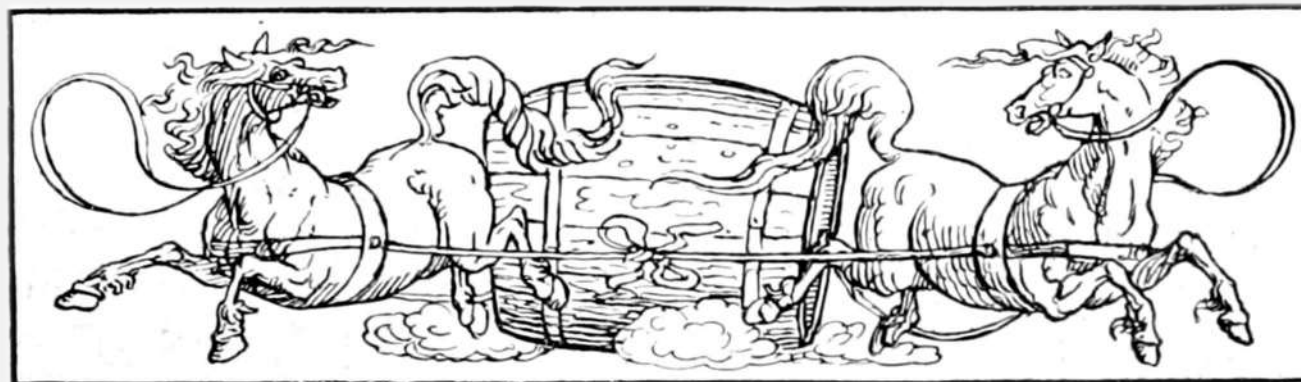
# 倘若孩子的愛遭到殘暴拒絕：創傷

- 他 / 她的內在世界就會包含分裂的
- 自體表徵（頑皮的男孩 / 小女孩），
- 並受到分裂的客體表徵（批評者 / 殉道者）的迫害和 / 或保護，以此複製外在創傷。



# 轉向內在的攻擊

- 攻擊，作為原本在「這世界上」應該以朝向外外部虐待者的正常衝動，卻轉向心靈、攻擊系統內生氣蓬勃的孩童，導致相當於自身免疫疾病的心理問題。
- 「孩子用盡所有攻擊力道鎮壓他最狂烈的原慾需求。」  
(1981: 115) 於是，內在世界大部分停留在迫害狀態中，主要運作的功能也是防禦的。
- 這意味內在世界的情感調性，幾乎是負面（壞）和迫害的。



# 力比多與客體分裂

- 力比多指的是人類精神自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尋求客體的驅力。
- 如果剝奪了它的天然的力比多客體（乳房），那它將被迫自己提供一個客體。
- 客體關係指的是嬰兒與真實的外部客體，即母親或其他養育者之間的關係。
- 客體關係還意指嬰兒與虛幻的、內化了的客體之間的關係。
- 嬰兒內化了他所需要的、無法接受的父母方面後，又將其分成兩部分——令人拒絕的客體和令人興奮的客體。

# 攻擊的必然與處理焦慮

- 嬰兒無力控制外部世界，只能通過某些自己能夠採用的手段來處理這種焦慮。
- 會盡最大努力將外部情境中的創傷因素轉移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中，即將母親作為「壞的」客體加以內化。
- 費爾貝恩認為，嬰兒首先內化的客體都是壞的客體，即不令人滿意的客體。
- 壞的客體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們使人受挫；另一方面，它們又充滿了誘惑力。

# 創傷與愛的壞掉及恨的存有

- 口腔期前期：經歷的創傷情境，會覺得母親對他缺乏愛是因為他已經毀了母親的感情，讓愛消失了；母親拒絕接受他的愛是因為他的愛是壞的和具有破壞性的。產生對於愛的焦慮，並出現分裂的退縮。
- 後期經歷相似的創傷情境時，會覺得母親這樣做是由於他的恨毀掉了母親的情感，他的恨居住於他的壞中，因此，他的愛仍是好的。

# 費爾貝恩

- 夢基本上並不是願望滿足，而是以戲劇形式或是「縮影」（如電影拍攝那樣），呈現內在現實的既存狀態。
- 個案夢中的五個角色
- 這些縮影中的「演員」代表了：自我的不同部分，或是內攝客體，而夢中描繪的處境代表內在心理結構之間既存的關係；清醒時的幻想也是同樣道理。





# 個案的故事

- 「頑皮的男孩」，個案認為他代表自己叛逆的幼稚自體。
- 「批評者」，通常為「嚴肅、強悍、拘謹、很有攻擊性的中年女性」（1981: 216）。
- 個案本人的觀察自我，不時分別與頑皮的男孩或批評者結盟。
- 「小女孩」（1981: 217）。這號人物代表自然、純真的小孩，是個案實際童年中不被允許的樣子。
- 第五號人物，設定為「殉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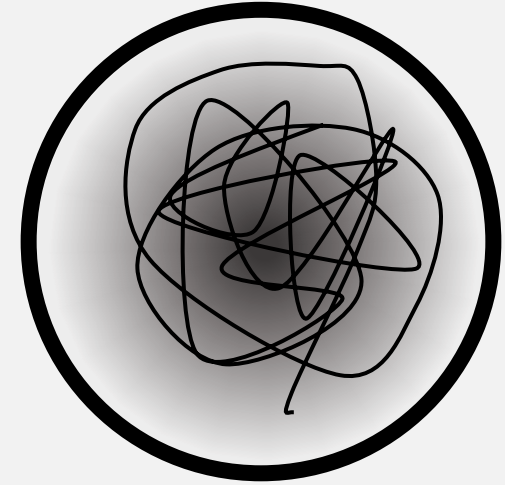
# 內心結構：三個部分、六種成分



中心自我



力比多自我  
( libidinal ego )



反力比多自我  
( anti-libidinal ego )

- 中心自我與理想客體（ ideal object ，即被接受的客體，是被帶入內部的好母親，它通過好的乳房經驗而建立）。
- 力比多自我與令人興奮的客體（ accepting object ）。
- 反力比多自我與令人拒絕的客體拒斥客體（ rejecting object ）。

# 費爾貝恩



- 好客體
- 壞客體：使人受挫又充滿誘惑力
- 壞客體分為：令人興奮的客體（exciting object）和令人拒絕的客體（rejecting object）
- 力比多自我（libidinal ego）和反力比多自我（anti-libidinal ego），它們通過認同，與被內化的客體的不同部分建立關聯。
- 力比多自我認同令人興奮的客體
- 反力比多自我認同令人拒絕的客體
- 一起接受中心自我（central ego，原始自我中殘留的部分，意識成分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壓抑。

# John Steiner

- 斯坦納出生於布拉格
- 1964 年，搬到倫敦
- 1967 年，開始與漢娜·西格爾個人分析
- 1975 年，塔維斯托克診所 (Tavistock Clinic) 到 1996 年從 NHS 退休。
- [John Steiner |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Illustration from *In sloot en plas* by Eli Heimans and Jac. P. Thijsse, 1920.

# Psychic Retreat

## 三個心理位置之位移關係

- 偏執-分裂心理位置
- 憂鬱心理位置
- 退縮心理位置



# 史坦納：心靈退隱地 ( Psychic Retreat )

- 避免受苦而建的，後來卻因為孤立效應與它內部的暴力、施虐—受虐的天性，引發了另一波苦難。
- 退隱地，比較可能提供誘惑或甚至是成癮的遁逃，身處其中就無需面對現實。
- 「幻想和全能感可以不經檢驗就存在」 ( 1993: 3 ) 。
- 如果說這個系統提供了涵容，比較可能是由某種看似是內在保護者、實際卻是冒牌貨。

# 博拉斯 ( Christopher Bollas )

- 出生美國華盛頓特區
- 於 1977 年在倫敦精神分析學會所獲得精神分析師資格，並於 1978 年在塔維斯托克診所獲得成人心理分析師資格。
- 阿諾德·摩戴爾(Arnold Modell)、約翰·鮑爾比 (John Bowlby)、馬里昂·米爾納 (Marion Milner)、安德烈·格林 (André Green)
- [Christopher Bollas |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 博拉斯

( Christopher Bollas )



- 真我 ( true-self ) 潛能是種「個人獨特風格」 ( unique personal idiom )
- 人格中鮮明的與生俱來的可能性，因人而異。
- 取決於客體世界能否促進其發展，且透過這些客體，真我潛能是否可以發揮出來。

# 創傷：過渡空間崩垮

- 過渡空間便會崩垮，也連帶葬送了孩童個人風格的延伸發展。
- 現實與幻想交融的經驗中介地帶崩毀，真我停止進化，退至一個另類世界，活在幻想之中，假我則與現實周旋。

## 真我退至「另類世界」

「我們會認出這個特殊的內在地帶，是由於它的邊界有一條虛線。當主體送客體表徵通過這條內在界線後，就會自動改變它，並將它視為內在獨一無二的存在體。尤其主體會有種知識技能，可以從真實客體世界、從自體的本質與其他狀態中抽出精華，再創造出其他東西，送至這個另類世界，在此，過往的自體和他人都以魂靈（spirits）或幽靈型態存活著。」（1989: 118-119）



# 臨床難題

- 分析師分析會發現自己面對個案從另類世界的強烈拒絕  
「你膽敢讓我起死回生試試看！你休想讓我起死回生！」  
(1989: 138)
- 「在每個案例中，身為持續活著的客體，我變成他們強烈憤恨和報復的目標。他們離我遠去，不與我說話，我硬生生地被迫不存在。」 (1989: 138)

# 治療如何可能？

從分析客體強烈的反灌注（counter-cathexis）（為將活力帶入幽魂世界），到逐漸積極地投入與分析師互動，意即從對分析師的生命進行反原慾的去肉體化，到移情中逐漸出現本能慾望，此人是在無法擺脫分析師的情境下，不情願地使用分析師，因而重新發現過渡客體。分析師存活下來的能力，以及他的臨在與生命力，都在個案對經驗中介地帶的原始體驗中甦醒過來。這已經不是另類世界了，分析師不會被轉化為分身、不會居住在鬼域裡屬於另類自體的領域。此人通往客體關係的途徑，會先從攻擊和接觸浮現出來，再透過一種「又愛又恨」的形式，允許他進入此時的客體關係。（1989: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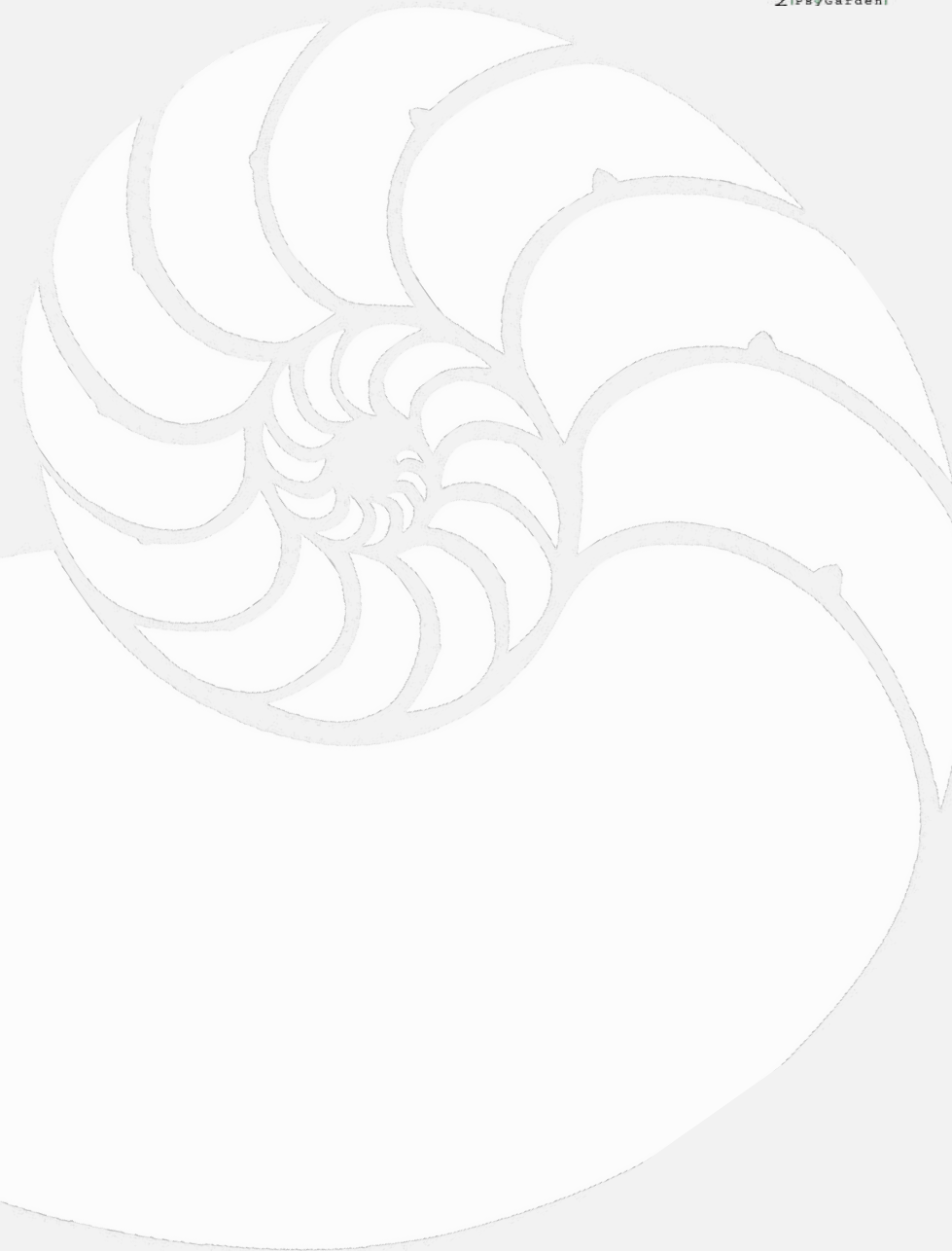


## 摩戴爾 (Arnold Modell)： 「隱密自體」 (private self)

- 隱密自體是「我們最深刻的動機之源與最終極的價值之源。我們的幸福感取決於我們的實際自體與我們嚮往的理想的一致性。」 (1993: 34)
- 雖然「靈魂」一詞和希臘文的 psyche 是可以交換互用的，但是柏拉圖和早期基督教對靈魂的概念，**是指心靈中某一個隱密、只與神溝通的部分。**在我看來，在這層意義下，**靈魂的概念與隱密自體的概念並無不同。** (1993: 62)

# 隱密自體的功能

- 為了與已經斷了連結的隱密自體接觸，自己「繃縛」在另類世界中
- 在分析中「等著被發現」（1993: 86）。
- 用這種方式創造一個另類內在環境，可能是自體保護的唯一手段——以保護自己不被「靈魂謀殺」（1993: 76）
- 隱密空間所包含的他人，**不一定是內化的客體，也可能是重要的想像「存在體」。**



# Neville Symington , 1937-2019

- 精神分析師
- 英國精神分析學會 ( BPAS ) 的會員。
- 他IoPA 接受訓練
- 於 1977 年至 1985 年期間在塔維斯托克診所的成人科工作
- [Neville Symington |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 斯明頓：《瘋癲的一種模式》

( A Pattern of Madness, 2002 )

- 「瘋癲模式」 ( pattern of madness ) 或「自戀集群」 ( narcissistic constellation)：天性暴虐，以一種惡神之姿佔據個案自我，抗拒任何改變，嘗試從內在保護自體核心不受更多侵害 ( 2001: 60 )
- 我們內在在各個不同部分，只有在賦予生命者 ( 至上者或無窮者 ) 被選中時之後，才會開始凝聚 ( 1993: 36 )



# 貢獻一：「仍微小的聲音」

- 人格中有「真神」（true god），是「內在創造力行動的產物」（2001: 162），與此相對的是自戀病理的「偽神」（false god）。
- 透過良知（conscience）接觸到這個自體性核心，良知是我們認為自己內在「仍微小的聲音」是我們，但實則不是我們。
- 知是「人格中對無窮者的主觀經驗」（2001: 29）。
- 這個良知，不像罪惡感的良知，從不譴責，而是「邀請」。當良知遭到拒絕時，就等於排拒我們共有的無窮者……而那是我們天性中根本的東西（2001: 31）。
- 良知在人格中具有合成功能，可將個人內在的元素合為一個整體，所以，良知行動會強化自我。若某部分遭到譴責，良知就會分裂出去，導致碎裂化（fragmen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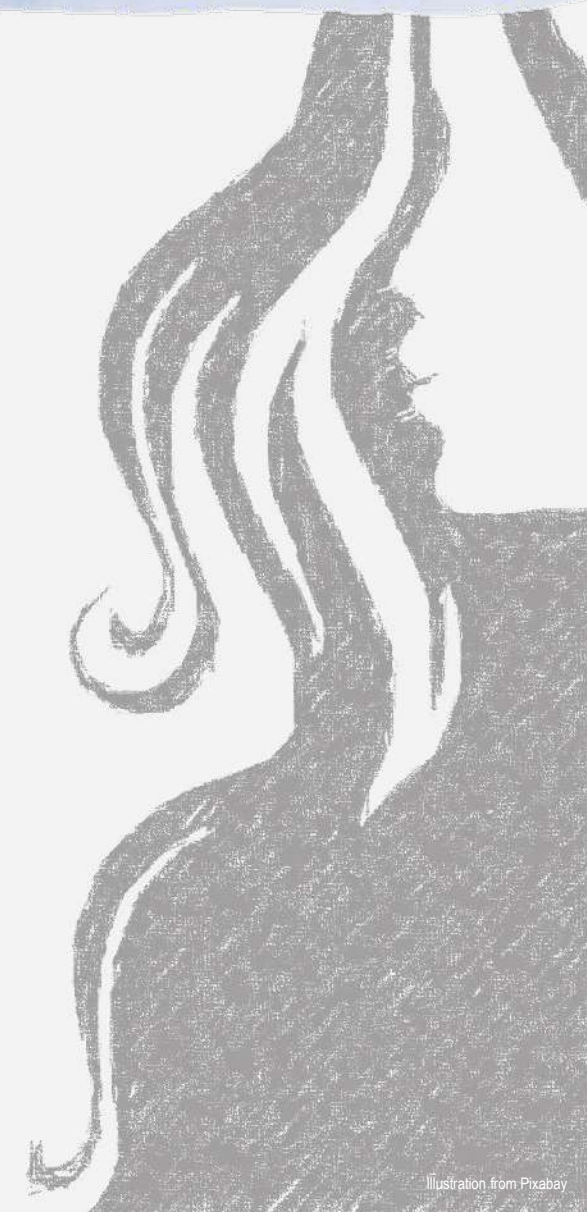
# 貢獻二：相會的創造力與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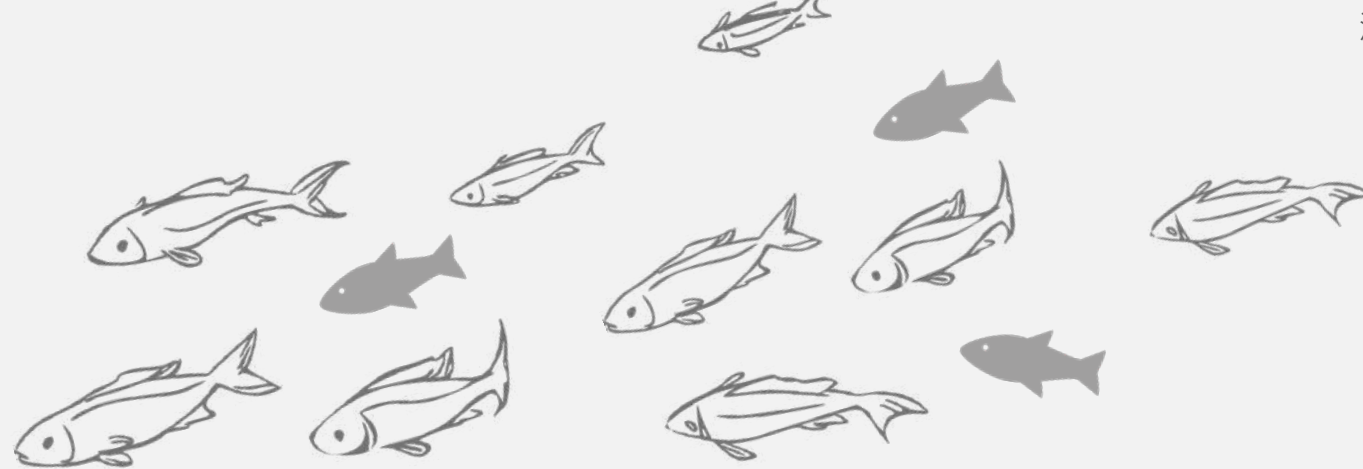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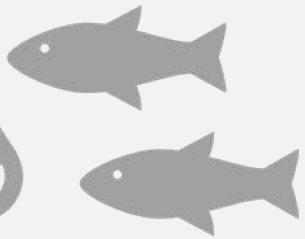
- 在一個人與另一人的創造力互動之中，以及透過這種方式，與至上者和無窮者相遇（2001: 85）。
- 在某些「時刻」，無窮者/至上者，與治療師和個案相互交會了，也突顯出精神分析移情詮釋的重要性（2001: 14）。
- 即便能自身接觸到無窮者/至上者，這卻不能拯救我們。
- 拯救之道是在創造力行動或自由抉擇當中，將神性現實帶入生命，並在我們私人領域中實踐之。



# 背離與創傷

- 背離我們自身內在的無窮者，形成了心理疾病的核心。
- 當受忽略或創傷的嬰兒，背離了母親而轉向自己，就是選擇了病態系統（自戀構造，作者稱自我照護系統），而不再冒繼續受傷或遭拒絕的風險。
- 創傷不只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際遇，也與我們如何因應這些際遇有關；在因應之中，我們選擇支持或反對我們自身的靈性存在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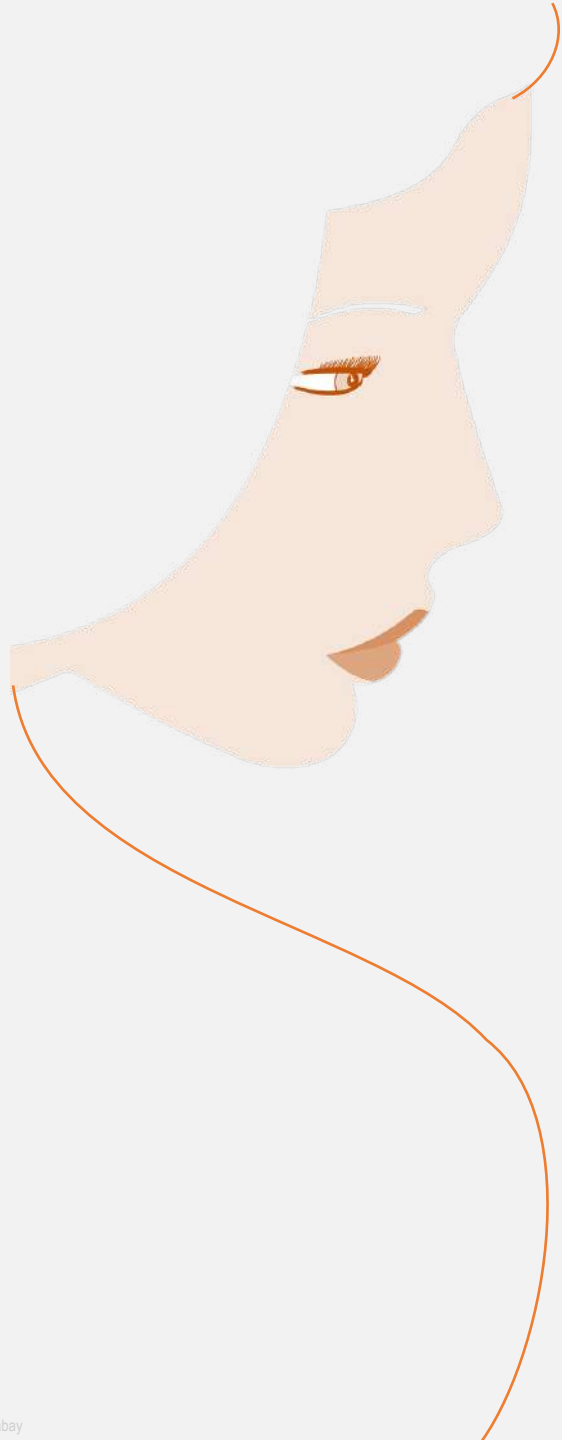


# 瘋癲的系統與自我保護系統

- 生活被「系統」接管之人身上各式各樣的兩極化關係動力
- 《明智之魂》（ The Spirit of Sanity ）和《瘋癲的一種模式》（ A Pattern of Madness ）
- **系統一旦就定位，就會逕自發展生命**，整個系統的功能就在於把人剝離自身存在根本的元素，也就是剝離無窮者。

# 真神與偽神

- 有一種神會阻礙兩人認識彼此，有一種神會干涉我的思想，有一種神會命令我遵照祂的指示，有一種神會因我為自己設想而懲罰我，有一種神會認可我的虐待狂，有一種神會鼓勵我受虐、餵養我的貪婪、嫉羨、嫉妒，有一種神會支配我卻又唾棄我，有一種神會用抹滅問題來解決問題。（2001: 153）



# 真神與偽神



- 偽神：「人格當中的自戀部分受到傷害，於是神出現了，無止盡的辱罵，接管人格。因這勢不可擋的神，人格其他部分徹底潰敗。」  
(2001: 158)
- 真神：「**要透過極力思考才能掌握**——此神就是思考歷程的勝利……要接觸到真神，就得持續深度反思現實的本質。」 (2001: 159)



# 作者對斯明頓的批判 與我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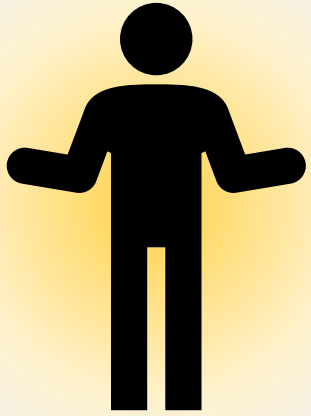
- 作者與個案許多相會的例子：經驗真神時刻
- 斯明頓的理性基礎是什麼？作者對斯明頓的理性假設是什麼？
- 榮格認為，約伯給了我們一個典範，展現他如何對抗神的殘暴面（如第三章的狄斯），如果我們這麼做了，就會讓神「化身」於人類心中，也就是由內在燃起對基督的意識。



From Wikipedia by  
Douglas Glass/ CC BY 4.0.

# 理想化在臨床上的思考與靈魂

- 理想化是防衛應被處理或是有超個人的意義？
- 克萊恩學派：只能將理想化視為防禦，無法另作他想.....那Bion在哪裡
- 治療師要被失望
- 作者的立場：理想化（藉由投射）是超個人現實存在於人際世界的一種途徑，因此可以創造神話創造域，在靈魂準備好承受「下降」（descent）進入身體之前，支持靈魂存在。



# 理想化與超個人的自性

- 當強烈的理想化能量進入移情情境時，不單純只是嬰兒期自大或全能的殘餘物，部分是源於原型心靈的神話創造動力——原型心靈傾向將個人的關係放大成神話預兆。
- 這些理想化能量，可能代表人格中的一個超個人中心的投射，而這個人格中心普遍是宗教的一部分——榮格稱此為中心原型或自性。

# James S Grotstein

- 1925 年出生於俄亥俄州，美國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
- 多產的作家，發表了 250 多篇論文，撰寫或編輯了 12 本書。
- 將克萊因思想引入加州精神分析的關鍵人物，也是比昂作品的熱情追隨者。
- 格羅斯坦曾多年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IPA) 北美地區副主席，以及國際精神分析雜誌 (IJP) 的編輯委員會成員。
- [James Grotstein – Melanie Klein Trust \(melanie-klein-trust.org.uk\)](http://james-grotstein-melanie-klein-trust.org.uk)



# 詹姆斯·格羅斯坦 ( James Grotstei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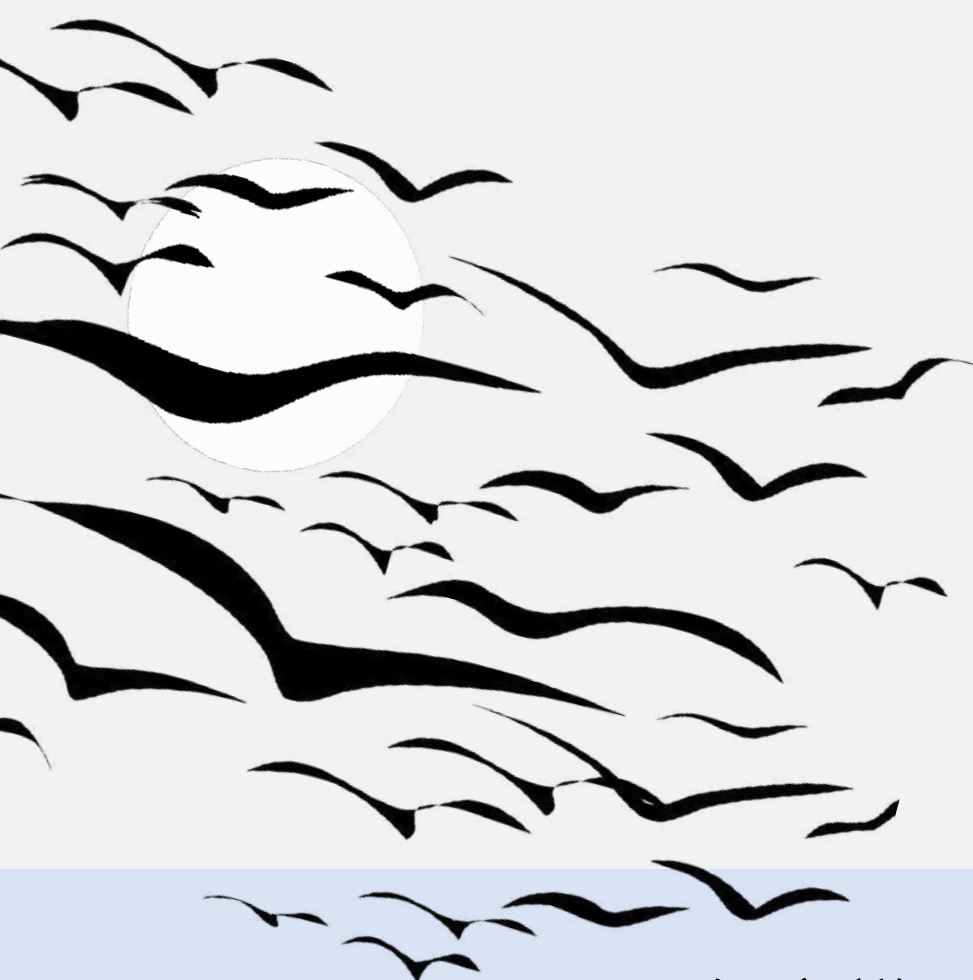
- 接受Bion分析
- 夢的背景是在他喜愛的蘇格蘭高地上，一個濃霧瀰漫的沼地裡，一位天使出現了，問：「詹姆斯·格羅斯坦在哪裡？」另一位天使答道：「他在空中，思索著地球上有多少悲傷。」  
( 2000: 5 )
- 《做著夢的夢者是誰？》 ( Who is the Dreamer who Dreams the Dream? , 2000 )

「我們最深層靈魂所擁有的人性及超越人性之能耐，可以駕馭無限、錯綜複雜、混亂，並使它們在人類頻率波段內的各式各樣理解維度上，變得有意義。」（2000）



# 貢獻的三大領域

- 夢是通往聖祕性或無意識難以名狀層級，以及無意識神話創造「存在體」的捷徑。
- 在人格中失去孩童般純真的概念，以及這個概念與個體靈性維度的關聯。
- 最終成為暴虐內在「系統」的內在客體。



## 無意識不可言喻的主體/ 自性與現象主體

無意識不可言喻的主體接收心靈生活的原始素材（ $\beta$  元素碎片），亦即「精神痛苦的混亂碎片堆積，作為又一天存在的殘留物」（2000: 10），透過夢的敘事（ $\alpha$  功能），將它們象徵性地傳達給作為內在「觀眾」的「無意識的現象主體」（理解夢的夢者）。

# 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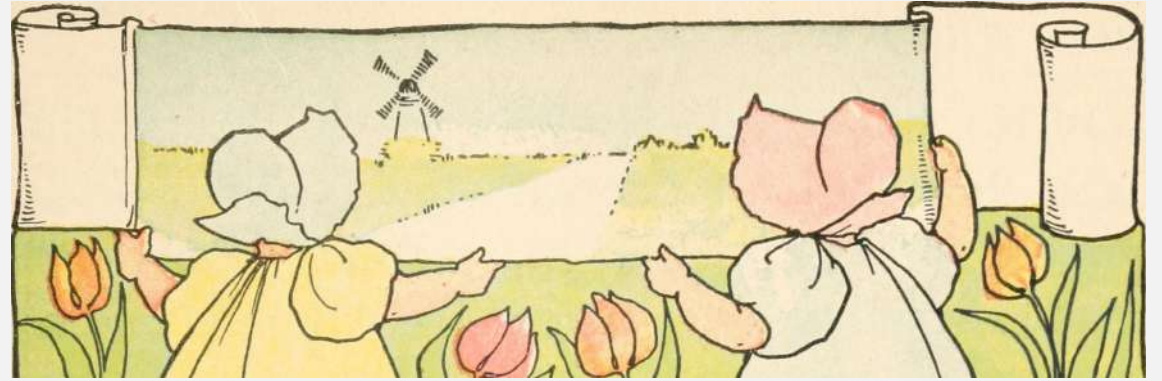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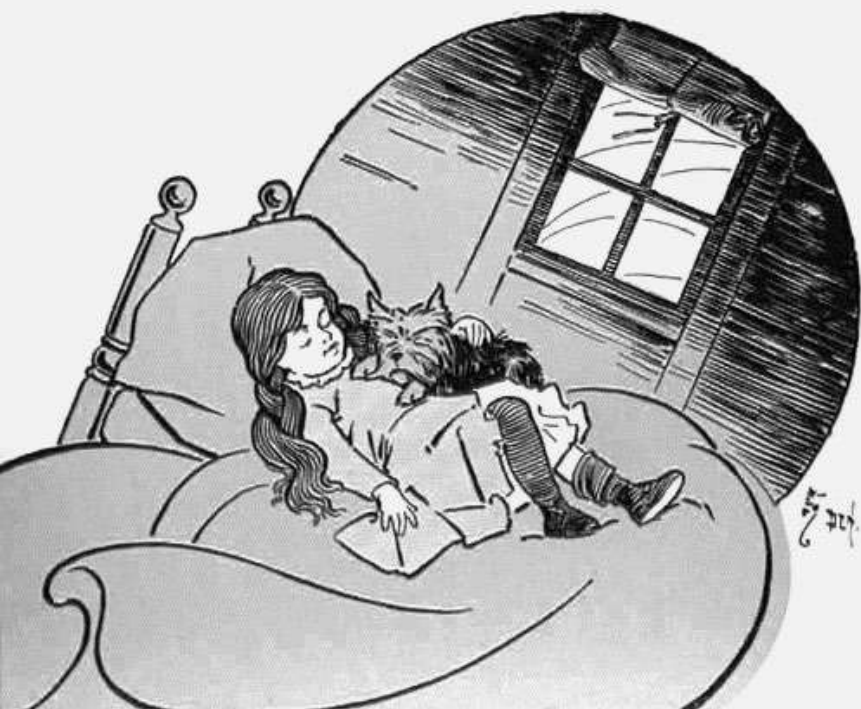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by Bertha Corbett Melcher from *The sunbonnet babies in Holland*, 1915

- 做夢的夢者，和理解夢的夢者（不可言喻主體和現象主體）一同工作，一起創造出象徵涵義。
- 在我們無法完全消化的情緒痛苦（創傷），以及神話創造夢境歷程的「意圖」之間，具有緊密的連結。夢境幫助我們區分和消化我們經驗中的元素，把它們變得有象徵意義。不可言喻主體尋求將我們還無法感受到的情緒痛苦變得戲劇化，而現象主體則在客體交會感受痛苦之際，將痛苦送回給不可言喻主體重製，將之重新傳輸回去給自我（2000: 128）。



# 夢的總結

夢是不可言喻主體與現象主體之間神性對話的頓悟，而當我們在過往和未來的存在之間轉換時，夢是對我們自身存有的解讀……敘事匯聚了心靈所有角落的吶喊，並引誘這些吶喊被夢見，如此它們的故事才能訴說出聲。（2000: 36）

## 貢獻二：純真與失落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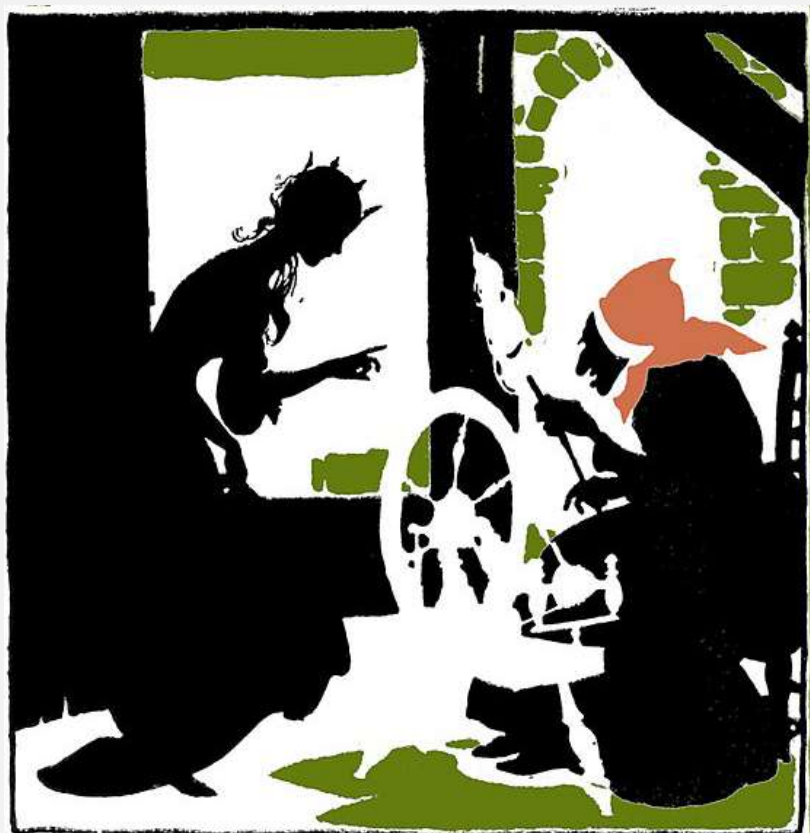


Image by Arthur Rackham from *The Sleeping Beauty*, 1920.

- 創傷、人質自體 (hostaged self) 與內在小孩
- 人質自體是被經驗成已經失去的自體，就像夢境內容是睡美人等著白馬王子喚醒她那樣。(2000: 11)
- 自體失落的部分，是我們賣給「惡魔」的「靈魂」或「純真」。

# 死亡孩童

- 「死亡孩童」普遍存在於受虐和創傷個案身上，且轉化成「不死孩童」，不停地糾纏他們與內在的黑暗力量簽下浮士德交易，如此才能存活下來。為了獲得安全，他們已經「死去一小部分」了。  
(2000: 165)
- 於是，人類的純真被禁錮在悲慘之神的實體當中，也就是惡魔本身。這種極致的悲慘性，讓惡魔矛盾地象徵（握有）我們自身最神聖的面向，也就是我們賣給黑暗惡魔奴役、送入黑暗惡魔懷中的純真自體。（2000: 182）



# 貢獻三： 內在的天使/惡魔(原始超我)與自我照護系統

- 我們一直稱之的內部客體，其實是「第三樣態」；真實客體意像的嵌合（混合）聚合體（chimera）與主體不同面向經分裂和投射認同的最終產物，兩者混合一起。（2000）
- 無意識，尤其是不可言明的主體（本我）就像是神，但是個殘疾的神，因為需其他夥伴才能完成使命。（2000）





# 「迷宮人格類型」 ( labyrinthine personality type )

- 「牛頭怪是我們的迫害者，亦即我們透過投射性認同創造它，它就是我們自身。真正的敵人凌駕於妄想一分裂和憂鬱位態之上，它就是真實界，是希臘古神阿南刻（Ananke，意為必然性〔Necessity〕），比昂的O。」（2000: 207）
- 迷宮和迷宮內的牛頭怪代表我們自己創造的各種迫害性惡魔，保護我們遠離真實界，於是我們變成了孤兒。
- 如果我們不面對這些惡魔，它們會成為我們的宿敵客體——成為各種施虐的超我，否定我們努力生存與創造的作為。

# 格羅斯坦的結論

- 「背景存在體」也被認為是個體不可言喻的主體或內在功能結構
- 這個「存在體」必定只能是「第二自體」或「另我」（alter ego）
- 「原初認同的背景存在體」，與心靈的純真「孩童」有著特殊關係



# 總結

## 《做著夢的夢者是誰？》

遭受創傷、虐待或非禮的兒童，以及長至成人的倖存者，他們的抗議，難道不是一種悲戚的哀求，渴望重獲失去的**純真**？**理想化**的防禦機制，難道不是一種途徑，尋覓著值得崇敬的客體？難道自我理想（ego ideal），不會讓我們深刻想起我們認定的**聖潔自體**（sanctified self）嗎？……我們難道不需要一個可崇拜的客體——將之人物化與神祕化——才能夠調解對無意識心智生活與外在現實的無窮與混沌，並且用一個整合為一的宇宙起源論形式，來代表**一致、平衡、和諧與寧靜**？（2000: 270）



# 論純真及失之復得： 解讀聖修伯里《小王子》 幫我畫一隻綿羊

導讀：洪素珍



Derivative works of *The Little Prince*  
illustrations by Nata Silina from  
<https://www.supercoloring.com>,  
cropped / CC BY 4.0



# 成為彼此的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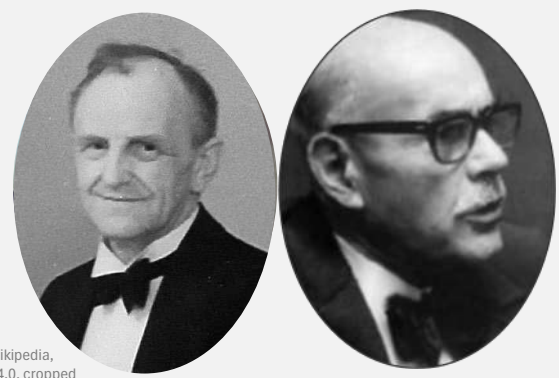
- 對我來說，你不過是一個小男孩，就和其他千百個小男孩一樣。我對你毫無所求，你也對我毫無所求。對你來說，我就只是一隻狐狸，和其他千百隻狐狸一樣。可是如果你馴服我，我們會彼此需要。
- 對我來說，你就成了世上唯一的小男孩，我也會成為你世上唯一的狐狸。
- 我的生命將會充滿陽光。我會認出你的腳步聲，那和其他的腳步聲都不同。其他腳步聲會讓我退回地底，你的則像音樂呼喚我走出洞穴。然後，你看！你看到那兒的麥田了嗎？.....你有金黃色的頭髮，所以，一旦你馴服我就會很美好！
- 金黃色的麥子會讓我想起你，而我會愛上風吹過麥田的聲音。「好吧，好吧，」小王子說，「我會馴服你，不過，我該怎麼做？」



## 定義

純真意味一種原始狀態，純粹、初始，未經「大人」或充滿成人經驗的文明世界所汙染——某種接近靈魂。

# 孩子如何成熟：溫尼考特與比昂



From wikipedia,  
CC BY 4.0, cropp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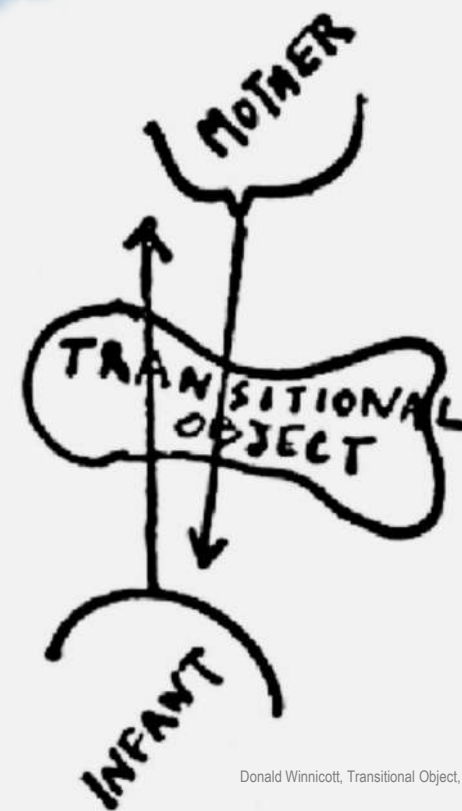
- Holding environment
- 過渡性空間
- 遊戲和創造性
- 當孩童獲得「夠好」的促長環境， he 會用想像將「他者」加以精緻演繹（imaginably elaborated），在遊戲與創造性表達中，他與這些用想像補足細節的「他者」之間存有「過渡關係」，人格便在這過渡關係中成長。
- 幻覺與幻滅
- 涵容與會思考的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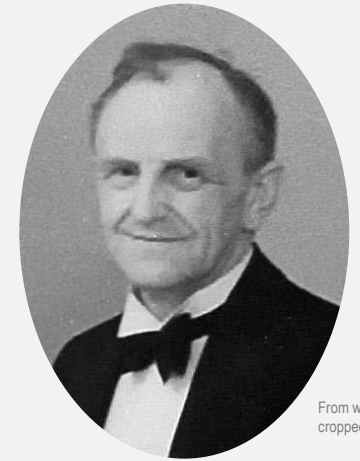
# 幻像與幻滅

Winnicott所說：「母親不能每時每刻都呼應嬰兒的呼喚或是招呼，但是母親每隔一定的時間，就會去提供嬰兒乳房或是奶瓶 - 這對於嬰兒來說是第二好的東西。而且母親經常給嬰兒這種短暫、美好的幻象，就讓嬰兒不需要過早認識到，夢想中的乳房其實是難以實現的，無論這個夢想多麼令人愉悅，但嬰兒很難靠著這個夢想當中的乳房來長身體、長肉肉的。」

# 在過渡空間 與世界的相遇

- Winnicott：嬰兒會存在一個幻象（illusion），這個幻象當中，是嬰兒自己創造了乳房，然後在幻象當中，是嬰兒自己創造出了過渡性客體。
- 從幻像到幻滅(disillusion)的來回
- 幻像對成長的重要性：B612星球與地球





From wikipedia, CC BY 4.0, cropped

# Winnicott受創的攻擊性： 無法illusion 與disillusion流轉

- 停留在illusion追尋「天堂般」的狀態
- 原魔防衛系統：為了遠離創傷的影響，而「放空神遊」，進入朦朧、未分化的憂鬱的自我安慰狀態。在永恆的星球少了**渴望與好奇**
- 「放空神遊」的痛苦卻又是用來避免存在於實際時空的痛苦（走出高塔、水晶宮或B612星球會遇到的挑戰，自己與環境是否值得信任。）
- 而開始存在於實際時空總是必須要將illusion**犧牲**掉。

# 生死只能發生在「凡間」的人類身上

- 相遇是重新拾回整體感（wholeness）的起點。
- 小王子是「向下成長」進入這個世界（解除幻覺化illusion 與disillusion）
- 飛行員是「向上成長」（重新幻覺化），並且取回更深層、更真實的自體。
- 尋回靈魂的相遇



# 創傷與純真

詹姆斯·格羅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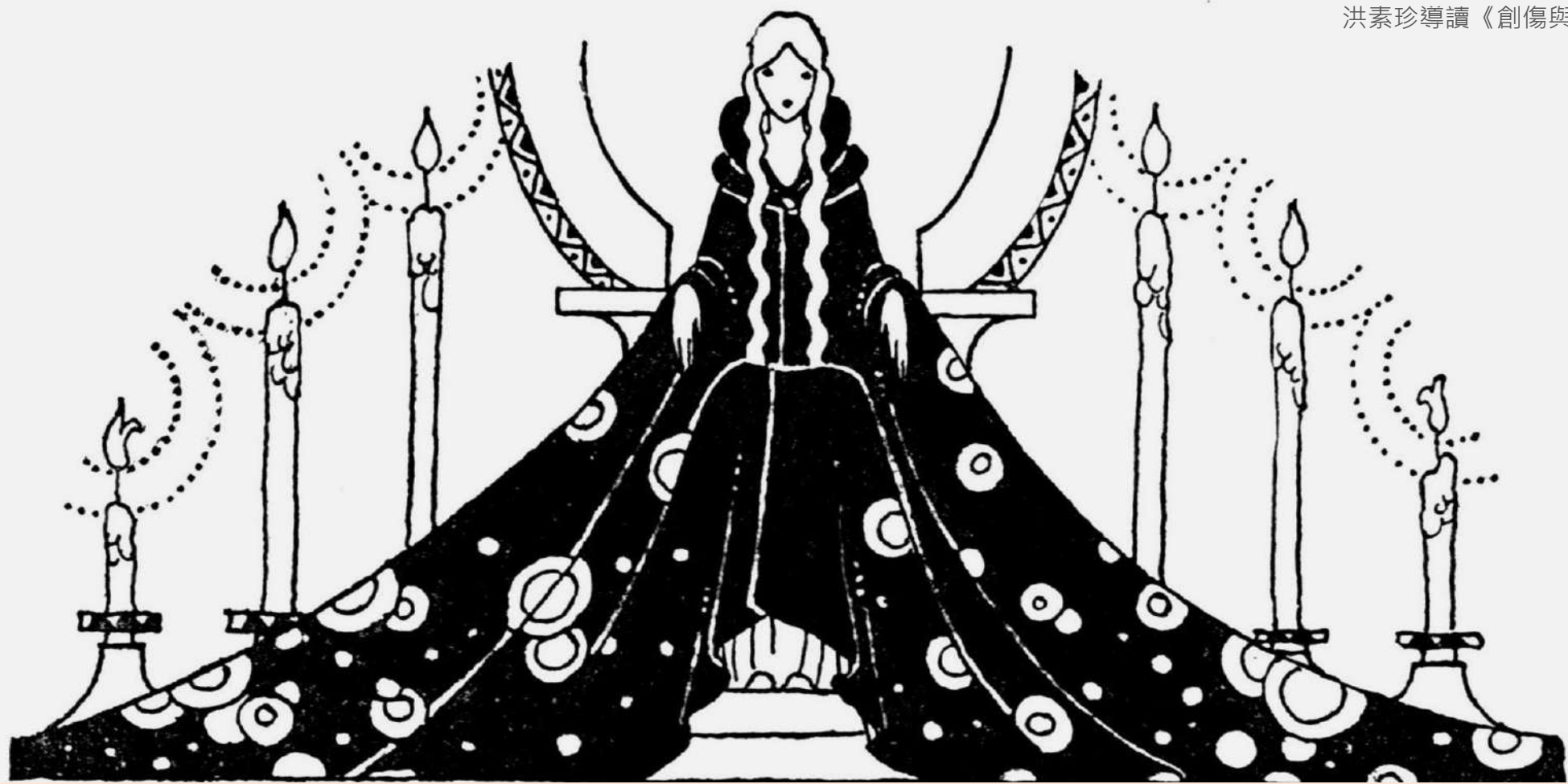
- 「純真指涉的是孩童受到客體的祝福和保護，於是預期自己的人生和四處漫遊都是安全無虞的。這意味著對各種經驗的預想，都是天真無暇的」（2000: 260）。
- 當客體強烈地挫折、忽略或虐待嬰兒，使嬰兒的信念和對客體的信任都崩毀，或是隨機發生的情境創傷性地讓嬰兒相信世界不安全，這些嬰兒於是變成「真真切切的孤兒」。（2000: 261）

# 創傷中的希望：

信念，在移情中經驗illusion與disillusion

- 個案必須對同一個人會愛恨交加有所體會，且也可以承認對自體既愛且恨。
- 當飛行員抱起小王子那一刻





創傷與原型防衛系統(為了保護人格精神)

人格中的前行者：強大、仁慈與惡毒同時存在

人格中的退行者

# 保護系統的特性1： 分裂純真與自我攻擊性

- 當防禦系統被要求要將童年自體的純真殘存部分分裂出去，並且封存起來時，我們也會在內在世界發現非常挑釁侵略性的聲音或力量，不斷打擊自體，對於要與系統外的他人重新建立依附關係感到絕望。
- 故事中「猴麵包樹災難」





# 保護系統的特性2： 退行自體與原型力結合



- 退行自體與前行自體。
- 這些部分自體會被心靈的神話創造動力擴大，這時，退行自體或原慾自我開始與神性相連，也就是變成尊貴的小王子，握有強權，渾身充滿聖祕魅力。

# 過渡空間： 兩個世界的分離與相遇

- 未被人格化的純真
- 因創傷而被保護和隱藏而形成防衛系統
- 客體的存在（花，狐狸、小王子、飛行員、蛇）
- 兩個世界的再相遇
- 被人格化的純真/帶有靈性的大人  
（擁有彼此內攝恆定的好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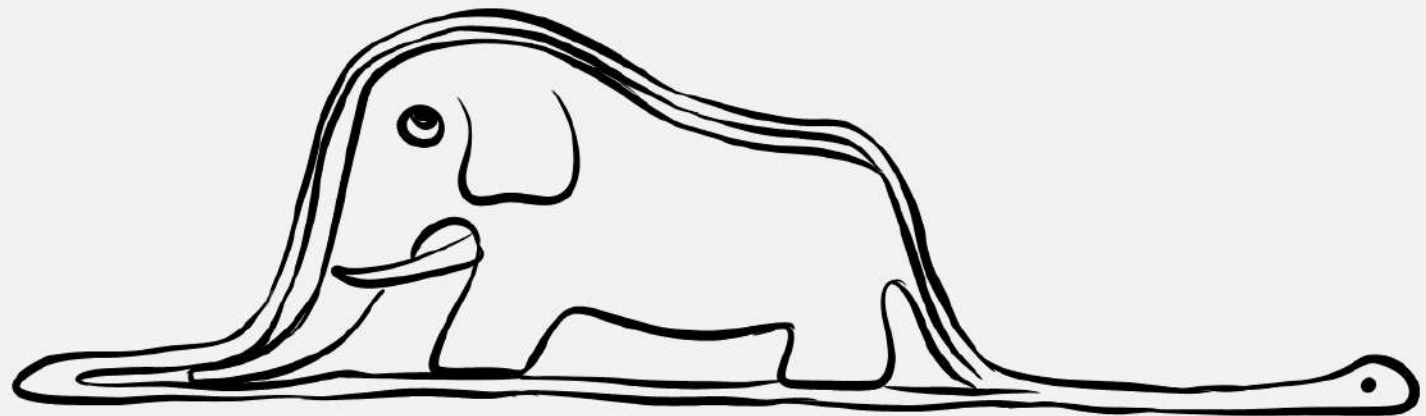
# 小王子故事B612

- 住在他芳香的小星球上，溫柔地為他心愛的唯一玫瑰花澆水，努力清理三座火山，為了享受多次落日，勤勞地移動椅子四十四次，每晚聆聽星空傳來的音樂，在「自己的世界」裡心滿意足。
- 他並不知道自己是一孤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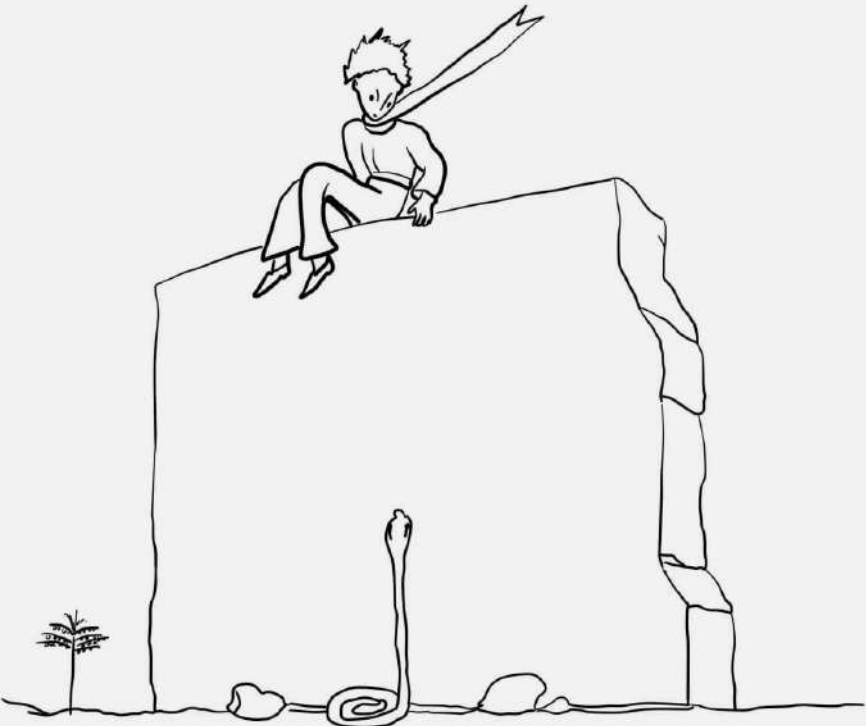
# 地球畫家的死亡

- 飛行員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像小王子一樣有豐富的想像力，不過他已經遺忘了
- 大人從來就不了解他的畫，於是漸漸地、哀傷地，他徹底放棄畫大蟒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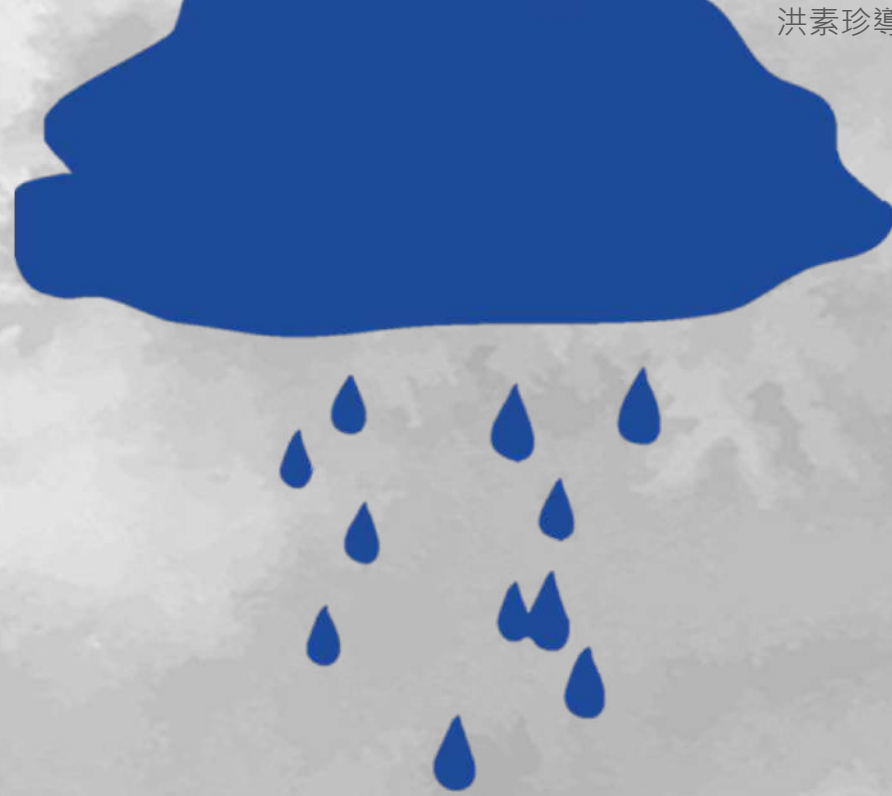


# 純真冒險接觸經驗：兒童原型人格化之旅

- 遇到了蛇。他問蛇，為什麼沙漠裡都沒有人？
- 蛇可以看出小王子依舊純真，剛從一顆星上掉下來；
- 蛇感到遺憾，因為這顆「花崗岩地球」上充滿各種挑戰。
- 蛇向初到地球的小王子保證，如果情況變得太糟，牠可以立刻把他送回星球老家……**只要咬他一口。**



# 我很孤獨



- 他大喊出聲：「我們做朋友吧！我好孤單！」
- 回音回答：「我好孤單……我好孤單……我好孤單……」



## 她只是一朵普通玫瑰花

小王子偶然踏入一座有五千朵玫瑰的花園，突然經歷另一次幻滅。他的獨一無二玫瑰告訴他，她是世界上唯一一朵玫瑰花，但是她說謊！她只是一朵普通玫瑰花。

# 幻滅：純真原型的人格化起點



- 他遭到背叛、幻滅，突然不覺得自己像個了不起的王子
- 「他躺在草地上哭了起來」。

# 狐狸與馴服

- 「過來和我玩吧，」小王子提議，「我覺得很悲傷。」
- 「我不能跟你玩，」狐狸說，「我還沒被馴服。」
- 「啊！抱歉，」小王子說，
- 他想了一會又說，「那是什麼意思？」



「你得非常有耐心，」狐狸回答，「首先，你要坐得離我有點遠，坐在那兒的草地裡。我會用眼角餘光看你，你不要說任何話，語言是誤會的根源。但隨著一天天過去，你就可以坐得近一點。」



# 愛的代價：受苦但有了顏色

- 「發現幸福的代價」（2000: 61）
- 要對一個凡人產生依附，無可避免的代價就是受苦。
- 「噢！.....我要哭了。」
- 「這是你自己的錯，」小王子說，「我希望你不要受傷，可是我希望我馴服你。」
- 「是啊，確實沒錯。」狐狸說。
- 「可是你快哭出來了！」小王子說。
- 「就是會這樣啊。」狐狸說。
- 「可是這完全無法幫助你啊！」
- 「這幫助了我，」狐狸說，「因為麥田有顏色了。」



Image from Pixab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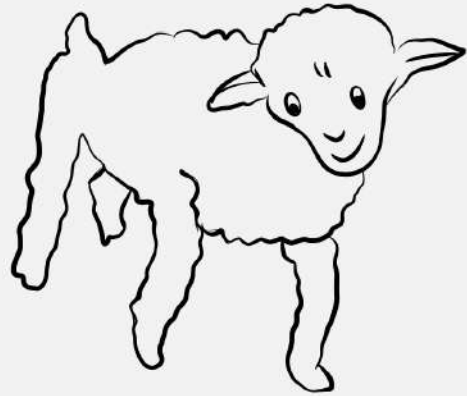
# 理想化的愛

illusion與disillusion



Illustration Harper's Young People, 1879

- 這種充滿希望的理想化之愛，並不只是防禦，還代表了這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相互貫穿，是一種透過關係的媒介而重新點燃的過渡空間。
- 最初這確實有自戀性質，不過終究會被更成熟的自體 - 他人連結形式所取代，象徵早期母嬰依附正常的最初階段。
- 治療中理想化早期的各種形式，就是投射了自性中心原型，代表自我 - 自性軸的重建及可能修復。



# 治療何時結束

- 狐狸敘述了純真活化後開始出現的理想化之愛，是如何逐漸被更成熟的關係形式取代，在這種關係形式中，純真會以更高層次的型態出現。
- 狐狸說，這會被一個介入的象徵符號所促發，是某種享有客觀美感的象徵符號，如同麥田。
- 這個象徵符號允許客體同時在場與缺席，繼而促進了分離與個體化，也就是「客體恆存」（object constancy）。
- 溫尼考特（1969a）會說，這種分離是透過從客體連結（object-relatedness）移動到「客體使用」（object-use）的(收回投射)。

# 第三的必要性:狐狸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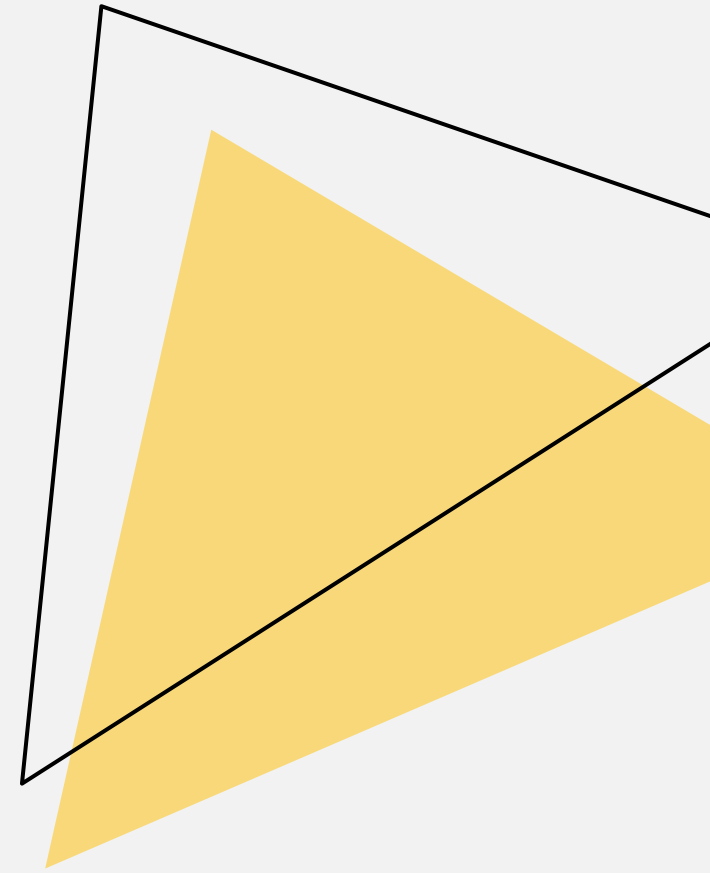


- 我們無法獨自完成這段過程；過程中必經的磨難必須受到調解，而調解會在各種中介（第三）「客體」的幫助下出現。
- 在嬰兒最初與母親的依附經驗中，或（如果嬰兒發展狀況很差）在日後與其他人（像是心理治療師）重演的依附經驗之中，找到遺缺的第三方。
- 狐狸的智慧暗示這兩個過渡「空間」（內在與外在）合一，並用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彼此擴增。
- 在彼此分離的狀態下愛另一個人，以及欣賞世界之美的能力，兩者密切相關。



# 「三角空間」

- 父母的想法、希望、期待，及害怕也可能被詮釋為「三角空間」(Britton, 1989) 存在父母之間圈著了嬰兒
- 此心靈空間包含了不只愛、正向之感、及理想，也含著父母的焦慮、擔憂、和關注
- 在有利的情況下，孩子觀察到父母之間的關係並不依賴於他，而此狀態的體會整合在孩子的心智世界 (Britton, 1989, 1998)。這樣，孩子就可以感知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不同關係，而不僅僅是看到二元關係。
- 孩子現在可以成為一段關係的參與者，可以被他人觀察或成為他人的觀察者。



# 當三角空間 不存在心智之中

- 如果個案心中沒有出現這種空間，則他將無法容忍治療師可以與自己有關係並且可以分離，或者有其他個案的存在（Feldman，1989）。
- 個案經歷了無法忍受的分離，這種分離是無法思考的，並且引起了他的被遺棄的感覺，這種感覺會變得不知所措，並導致破壞性行為作為對無助的防禦（Britton，1989，1998）。

- 「只有孩子知道自己在找什麼.....他們會在一隻破娃娃身上花時間，它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如果有人把娃娃拿走了，他們會哭.....」
- 鐵道員說：「他們真是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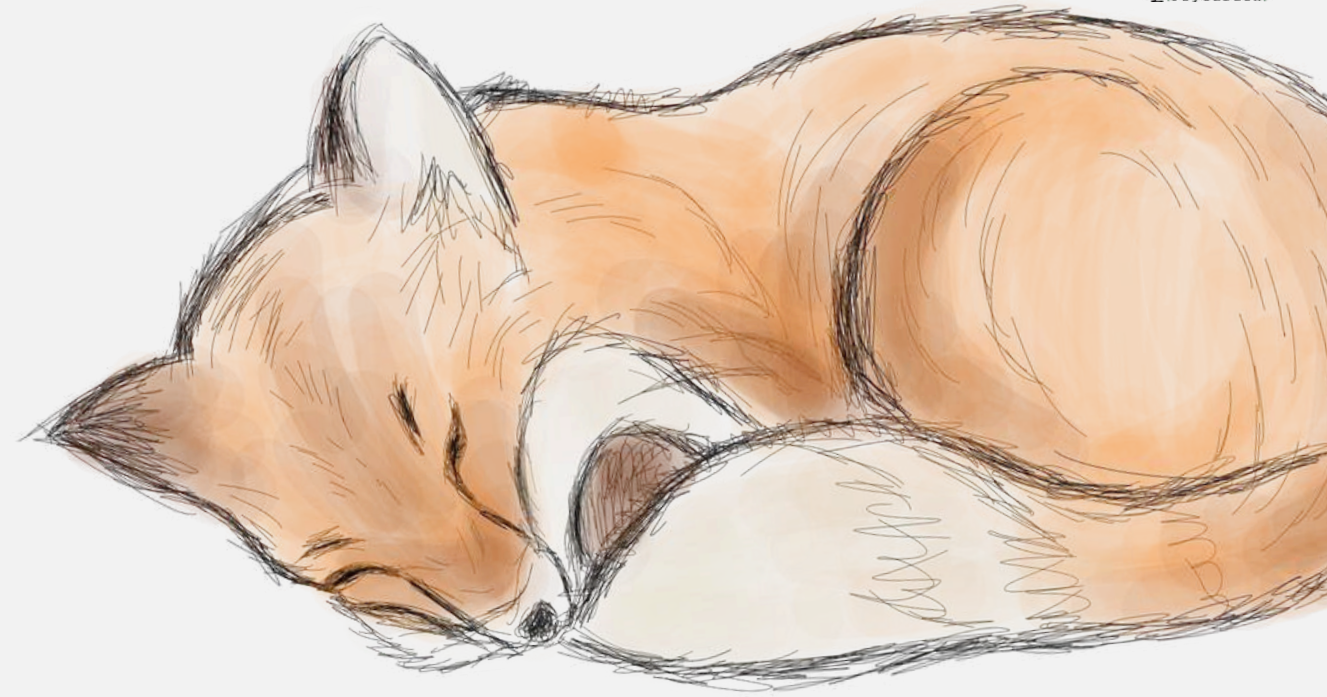


孩子絲毫不怕去愛、不怕在馴服過程中冒著純真的風險，即使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失落（失去原始狀態），但也會帶來更多：望一眼麥田，以及經歷哀悼，到達純真的更高層次，而獲得不同世界之間的連結，因此更深遠的意義。



# 內心無法看見的事物

# 狐狸的秘密



1. 你無法真正了解一個人，除非你馴服他。
2.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最重要的事情是肉眼看不見的。
3. 一個人必須要花時間在他所馴服的對象上。
4. 你要對馴服的對象負起責任——永遠負責！

# 治療中 馴服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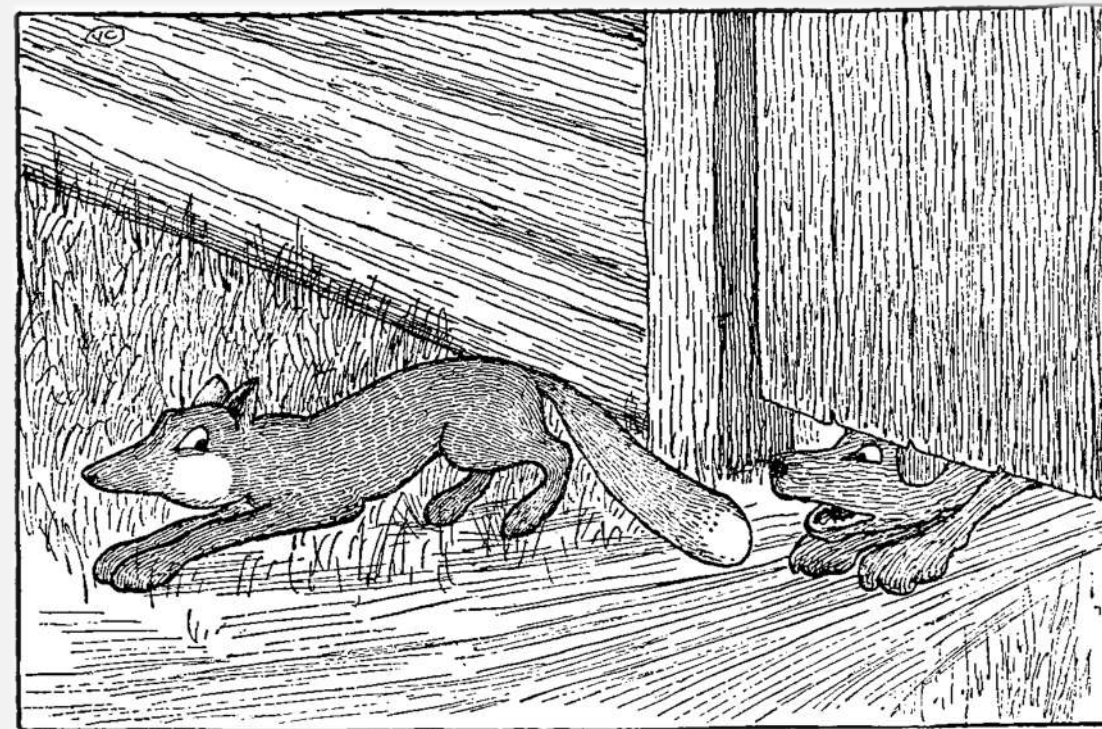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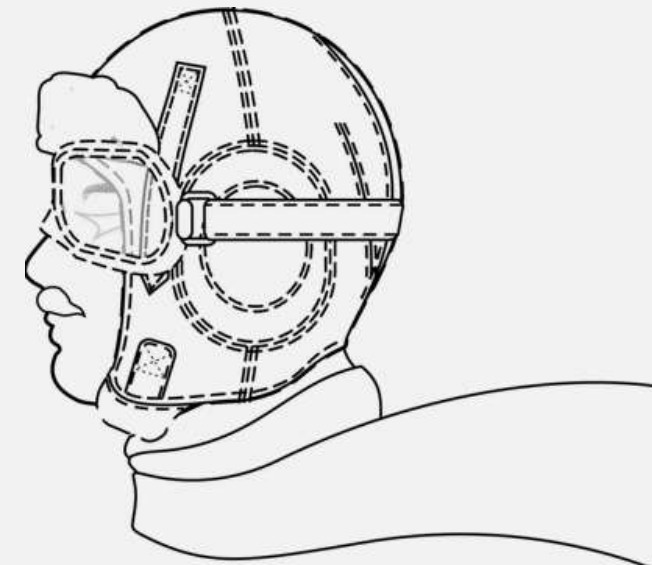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More Russian Picture Tales, 1917.

- 必須找到方法，在這個中介「空間」與深受創傷的個案相遇，否則永遠無法接觸到躲在那害羞、靜默和純真的孩子。
- 必須對肉眼不可見的人類靈魂現實敞開心胸，學習靜默、詩歌和具體臨在的價值，不詮釋。
- 若不先「馴服」個案，就無法對他們產生任何理性診斷治療上的理解。



# 小王子遇上飛行員

- 小王子是到地球將近一年時，終於遇上第一個人類——飛機失事的飛行員。
- 飛行員在沙上睡著，小王子將他喚醒，問他：「拜託……幫我畫一隻綿羊好嗎？」
- 「什麼？」
- 「幫我畫一隻綿羊。」



#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 飛行員三十年來從沒遇過一個懂他畫的人，小王子也沒遇過一個大人能夠了解狐狸所說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 治療中的默契時刻



Image from Pixabay





# 《小王子》結局：飛行員的啟蒙

# 活水

- 他們走了一整天，走到夜幕低垂，最後坐在星空下陷入安靜沉思。
- 「『星星很美……』小王子說，因為有一朵你看不見的花……然後……『讓沙漠如此美麗，』他繼續說，『是它藏了一口井，就在某處。』」。



# 最重要的東西是看不見的

- 好像我抱著一件易碎的寶物，彷彿對我來說，世界上沒有更脆弱的東西了。
- 月光下，我凝視他蒼白的前額，闔上的雙眼，風中微顫的捲髮，我對自己說，我看到的只是軀殼，最重要的東西是看不見的……
- 他的雙唇微張，形成一抹淺笑時，我再度對自己說，睡著的小王子讓我深深感動的，是他對一朵花的忠誠——一朵玫瑰的影像在他體內閃耀發光，就像燈裡的火焰一樣，即便他睡著了亦是如此……然後我發現他甚至比我原本以為的更易碎，燈必須要好好保護：一陣狂風就會把它吹熄……我持續這樣走著，破曉時分，我找到了水井。

# 要回家了

「當你在夜裡抬頭望向星空，我就住在其中一顆星星上面，我會在那顆星星上笑著，對你來說，彷彿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就擁有會笑的星星了！」他又笑了起來。「當你平靜下來後（每個人都會平靜下來的），你會很高興認識我。」





你永遠都是我的朋友，你會想要跟我一起笑。有時，當你只是為了這個樂趣打開窗.....你的朋友會很驚訝地發現你望著天空笑。你會告訴他們，『是的，就是星星，他們總是逗我笑！』他們會覺得你瘋了，這就是我對你開的調皮玩笑.....」他又笑了。「這就像我送了你一堆會笑的小鈴鐺，而不是星星.....」

# 兩個世界為何要分離與治療的結束

- 卻已經永遠連結
- 治療師只是啟動的過渡性空間中的客體



# 治療中對治療師的移情與失落的必要

## 分析師既是慾望的對象，也是挫折的來源

- 個案的幻覺可能是第一次圍繞著一個外在的「客體」而交織，倘使幻覺要發展成為成熟的愛，個案終究要在苦難之中，為幻覺是幻覺而哀痛。
- 成熟的愛賦予客體其所必要的自由與分離。要能給予客體自由與分離，需要有內在的維持來源，對創傷病患而言，這些「來源」是原型來源，而非人性化的來源。



-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回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馬太福音》18章3節
-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他）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馬可福音》10章14-16節



# 犧牲初始的純真與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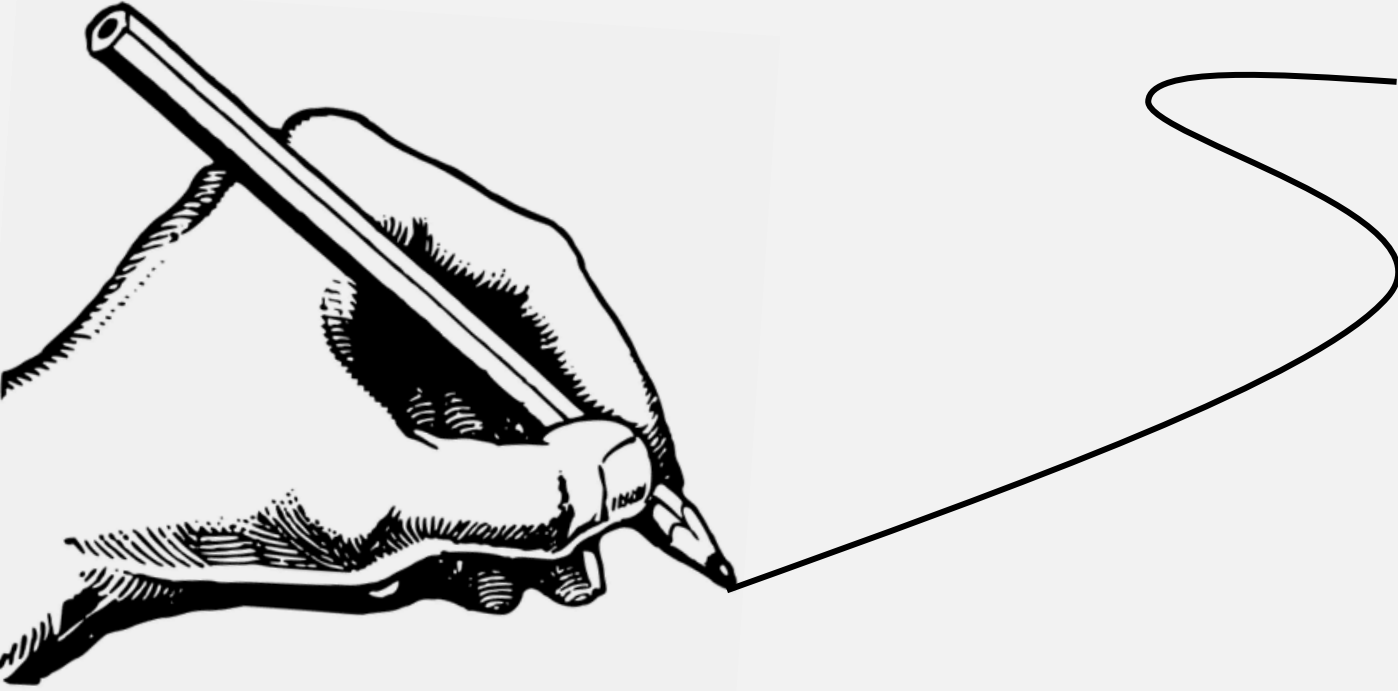


- 必須讓我們純真（如神般的）的部分，承受經驗的磨難，才能長出靈魂？
- 這意味著要讓自己被馴服，面對伴隨這類事件而來的哀慟和失落—預知必經哀慟仍毅然選擇哀慟，並選擇賦予生命者。
- 認知到我們終究會失去此生所愛，認知到這份悲傷會讓自己撕心裂肺，這個認知需要透過愛（關係）與美（藝術）的經驗來獲得富含共情的調解。
- 我們於是了解了，何以創傷倖存者經常拒絕犧牲，並試圖把純真供奉到另一個星球，無盡地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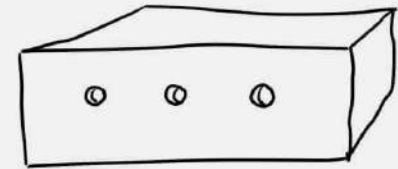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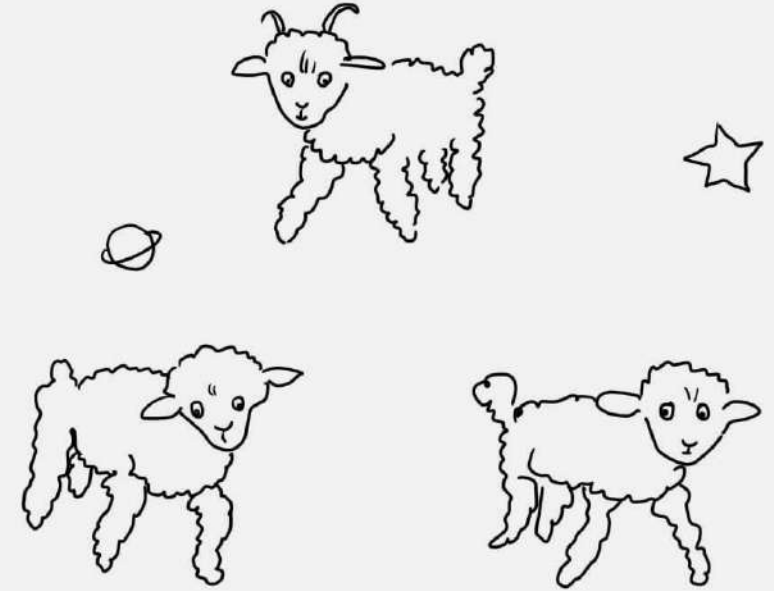
# 「凝重哀戚的人類音樂」

- 我們內在的神性孩童或人性 / 神性靈魂，並非防禦歷程的人工產物，而是防禦歷程所要保護的重要之物。
- 需要把神性（原型）世界從它視為防禦的徵召中解放出來，以便發揮正常功能
- 我們接受這世界的一小片黑暗並攜帶著它，讓它引導我們走向光明。





幫我畫一隻綿羊



# 活在世界之間

導讀：洪素珍



# 老師開頭提到的原文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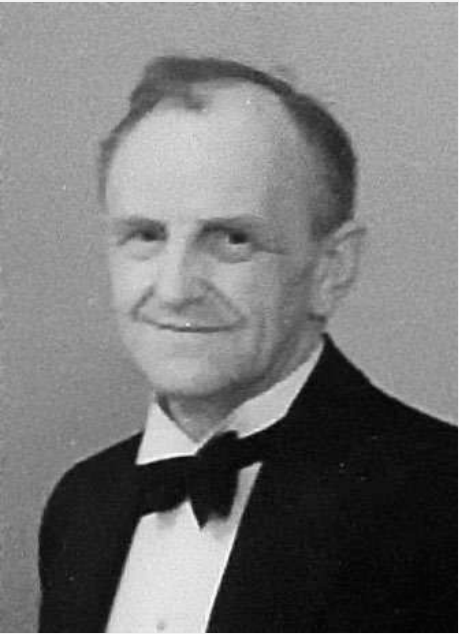
因版權考量檔案不便提供，連結請參見：

<https://pep-web.org/browse/document/ijp.045.0450a>



# Freud與羅曼·羅蘭 ( Romain Rolland ) 的通信

- 我的朋友.....為我無法好好欣賞宗教情感的真實來源感到遺憾。據他所言，這個來源存在於一種奇特感覺中，他一直都有這種感覺，他發現許多人都提過這種感覺，因此假設其存在於上百萬人之中。這是他稱之為「永恆」的感動，一種無邊無垠、沒有束縛的感受——彷彿「汪洋」。.....這些看法出自我非常崇敬的朋友.....令我相當為難。我無法感受到這種「汪洋」般的感覺.....如果我正確理解朋友.....這是種堅韌不解的連結感，與永恆的世界合而為一。( 1930: 64-6 )



# 溫尼考特與 麥可·福德罕 ( Michael Fordham )

- 某些（榮格學派）用語.....對我毫無價值.....我指的是：超個人、超個人無意識、超個人分析理想、原型、心靈的異性元素、阿尼姆斯與阿尼瑪、阿尼姆斯 - 阿尼瑪關聯。我無法用這種語言溝通。（1960: 159）

# 本章的結構

- 榮格生平的重要時刻
- 和Freud分裂的理念重點與時刻
- Winnicott對榮格概念的誤解與評價
- 再度理解榮格所經驗及試圖描繪的精神世界/(原型)世界與物質世界



Illustration by Walter Crane from  
*Household stor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Bros. Grimm.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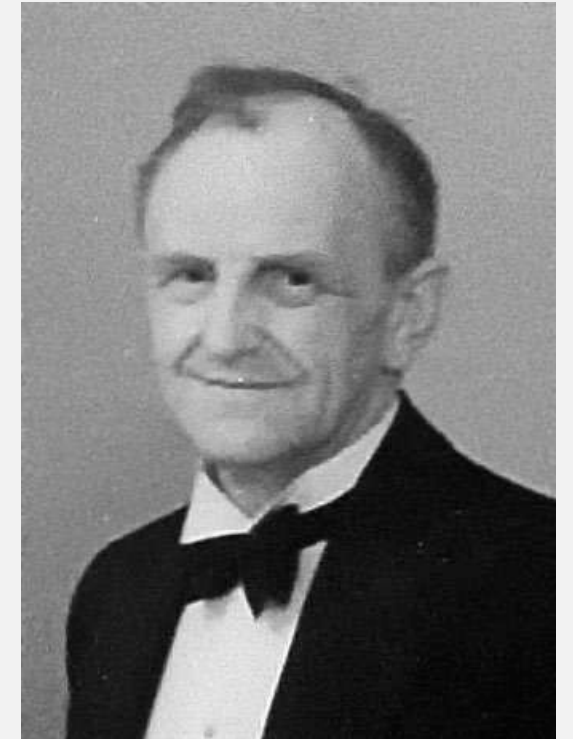
# Freud, Jung and Winnicott 的年代



**Freud**  
1856-1939



**Jung**  
1875-1961



From Wikipedia/ CC BY 4.0

**Winnicott**  
1896-1971

# 從馬殊·可汗 ( Masud Khan ) 個案的故事開始

巴裔英籍精神分析師 ( 1924-1989 )，在〈作為潛在空間的祕密〉  
( Secret as Potential Space, 1983 ) 的文章中分享：

- 卡洛琳隱藏的燭檯
- 不斷遺留在分析室的物品
- 3歲半的災難
- 隱藏的燭檯
- 搬家與9歲再回到舊房
- 挖出燭檯
- 如何理解？是為了防衛「什麼」？還是保護「什麼」？
- 兩個「什麼」是否相同的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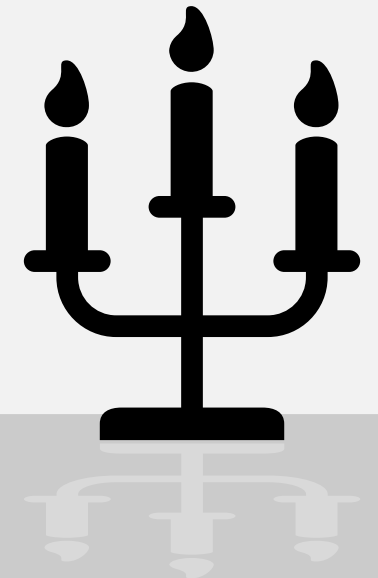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Hans Tegner, 1900.

燭檯象徵在她嬰兒期和童年早期，從夠好的母職照護獲得的所有良好滋養經驗……埋燭檯創造了一個祕密，那是她可以將自己部分的生命力懸介著而持續活著，那是她不再能與父母一起生活、分享的部分，尤其是母親。這個祕密封存著她缺席的自體。（1983: 103）

- 卡洛琳的祕密還封存著她「缺席自體」以外的東西，也就是她自發性、純真以及充滿活力的缺席自體——那賦予靈魂的部分，由於無法在外在生活中存活，只能找尋另一種現實，讓這部分在另一種現實中以「懸滯活力」的懸介狀態繼續著生命。
- 這件事一直處在無意識狀態，直到六年後，當介於世界之間的生活似乎再度有機會了，卡洛琳才找回她對早年象徵行徑的意識，並一併找回真實的燭檯。



# 對兩個世界的理解

- 相同名詞的不同內涵
- 意識與分析心理學的自我（ego）
- 精神分析的 ego 按照現實原則行事
- 精神分析中外在客體存在的必要性（健康的基礎）是否可以被挑戰
- 精神分析的個人潛意識
- 分析心理學的個人無意識
- 集體無意識（原型，以神話為媒介的世界）



# 意識與分析心理學的自我（ego）

- 「它彷彿是構成意識場域的中心；就它構成經驗人格這個事實而言，自我是所有個人意識作為的主體。」
- 意識的中心
- 照亮
- 自主的功能
- 沒有自我的燭光就立刻落入無意識之中



# Freud ego

- 佛洛伊德最初使用「ego」一詞來表示自我意識
- 後來將其擴展為包括判斷、寬容、現實檢驗、控制、計劃、防禦、信息綜合、智力功能和記憶等心理功能。自我是思想和對世界的解釋所依據的組織原則。
- 容易受到「對外部世界的現實焦慮，對超我的道德焦慮，以及對本我激情強度的神經質焦慮」。
- ego 採用了防禦機制
- 地形模型圖中，ego被描述為一半在意識中，四分之一在前意識中，另一半在無意識中。

# Ego 定義

- Perception知覺：意識是基於知覺的，但並非神經系統中的所有傳入刺激都被知覺，而且，並非所有知覺都達到知覺的閾值。
- 記憶
- 組織心智內容
- 控制移動性：這意味著控制內在行為以及一般動作。
- 語言
- 防衛：
  - (1)來自原始的自性狀態：投射、內攝、認同、理想化
  - (2)來自ego：疏離、反應形成、撤消、合理化（特別是強迫性人格）、轉換、壓制、（reaction formation, undoing, rationalization, conversion, repression, displacement）；戲劇化、行動化、置換這種現象過於廣泛以至於無法與任何特定的人格組織聯繫在一起。

# 兩個世界與 榮格的兩個人格

- 3歲前的母嬰關係
- 榮格的兩個人格何時裂解？



# 二號人格起落的歷史

- 三歲的榮格，父母不和，母親進醫院
- 九歲榮格，被老師深深誤解
- 榮格進入大學生活時，他的一號人格愈來愈強烈，二號人格則隨著童年痛苦的記憶，隱入背景之中
- 他的內在興趣（二號人格）可以在他的科學研究世界中（一號人格）找到一席之地。『雙重一體的天性』（united double nature）
- 二十五歲時以全班第一名畢業，成為蘇黎世柏戈赫茨利精神科醫院（Burgholzli Psychiatric Hospital）一員和教學成員，開始協助醫院傑出的醫學主任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醫師
- 與 Freud 的分裂
- 黑書與轉入紅書

## 二號人格從哪裡來？

那個小人安全地放在他的祕密地點，某種程度上是用外化的形式來代表他自己的神聖核心。他說，那是「一種永遠不會遭到背叛的祕密，因為我生命的安全由它掌握。」

（《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第51頁）

這般悄悄地把自己靈魂的象徵代表物送走，讓榮格開始理解到「古老的心靈元素，會在沒有任何直接傳承的關係下進入個體心靈。」

（《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第52頁）



# 基督神話而非基督 宗教—— 象徵而非實體



Image from Pixabay

如果這個意象，這個雙重根源的神話，其實是一種圖像，能將定義靈魂對話的兩個世界深刻顯現於外，並用人物化方式來展現這些不同世界之間的關係呢？

如果這個象徵符號並不是為了歷史上實存的基督提供原型的展現，而是針對存在於所有人內部的神性 / 人類靈魂生命，而展現的一種象徵性真相呢？

# 基督的故事幫助他做出犧牲

- 放棄他先前的認同——放棄所有他對先前專業身分「所知」的事物。
- 我看到基督之死，也看到他的哀傷；我感覺到死時的痛苦，偉大的痛苦。我看到一個新神，一個孩童〔從這折磨中浮現出來〕.....孩童的意願單純而超越衝突.....我必須成為基督。我被改變成為基督，必須忍受折磨。因此流出救贖之血。透過自我犧牲，我的愉悅改變了，來到更高的本質。愛能夠被看見。《紅書》第 180-182 頁



# 溫尼考特的批評

- 實情是溫尼考特就是單純地無法理解心靈現實，他無法像榮格那樣終究能欣賞，亦即無法像榮格一樣涉入一個主觀上真實、難以言明、神話創造的「第二世界」，這個世界植基於屬於集體性、前個人階段及原魔的內容。
- 由於缺乏涵蓋兩個世界的雙視域眼光，溫尼考特把榮格的超個人和集體經驗，簡化分析成僅僅是榮格與母親創傷經驗的防禦性補償或替代物。



# 提問： 退隱發生只是對早期創傷的防禦反應？

- 運用靈性世界進行防禦的可能性？
- 內在世界僅是從客體關係的早期創傷中出現的防禦過程的產物
- 這樣的簡化主義，令所有心靈內的超個人歷程皆衍生自失敗的人際關係，亦即將心靈簡化成「一個世界」，也就是外在世界，也順便跳過「防禦機制在保護什麼？」的問題



# 提問：萬一此生有兩個管道，可讓我們發展成健康的個體，而不是只有一個呢？

- 萬一我們想像這個人類經驗的神話創造向度，與其（通常）轉化時所透過的母嬰關係世界一樣重要、一樣根本呢？
- 這會如何影響我們看待童年經驗？
- 萬一「第二空間」既提供了人類靈魂（由於創傷，無法承受在人際世界實體化存在的歷程）庇護所，也提供了一種透過神話創造性、文化性、藝術性、象徵性媒介的方式來回歸這個世界呢？
- 萬一某些早年創傷的倖存者（如榮格），有幸進這第二空間，並能運用，最終再度回歸兩個「世界之間」的圓滿生活呢？



# 溫尼考特究竟在他充滿爭議的評論中說了什麼？



Illustration from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Hans Tegner, 1900.

- 第一是，榮格無法實現「一體狀態」（unit status），因而無法擁有一個「無意識的處所」；
- 第二：榮格終生尋找一個能「知曉」的「自體」，但相對徒勞無功；
- 第三：榮格精神病態的防衛（解離而非潛抑），以及這在他生命中造成的悲劇性影響。

# 榮格無法實現「一體狀態」 (unit status)，因而無法擁有一個「無意識的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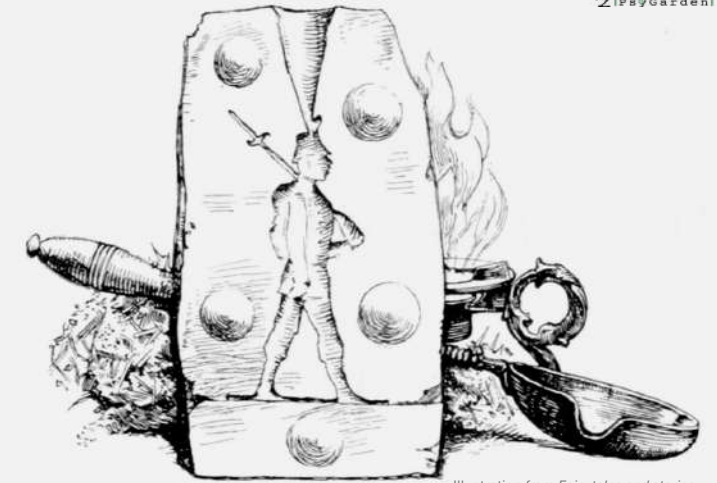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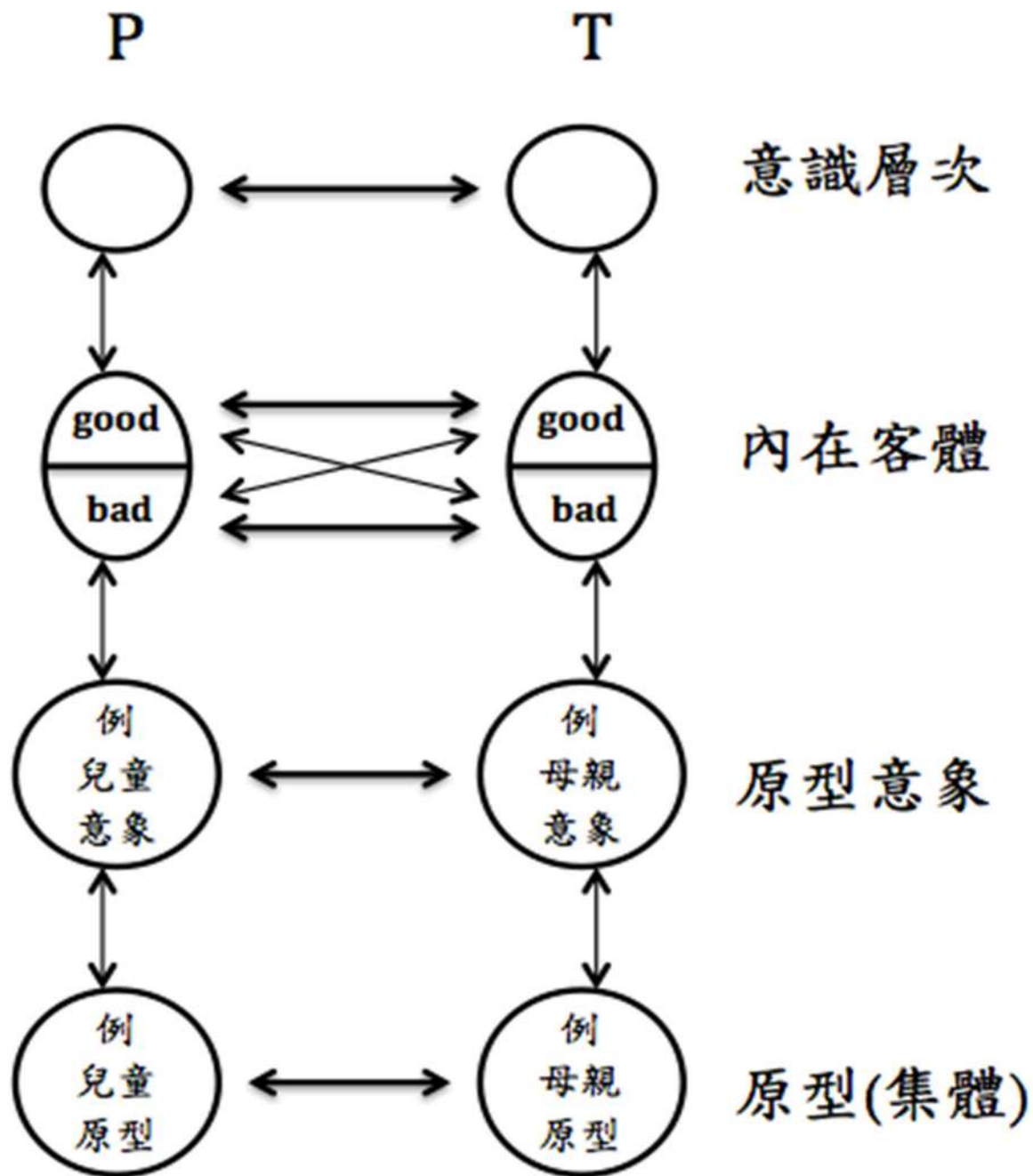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Hans Tegner, 1900.

- 將榮格的創傷視為早年發生（嬰兒期）且影響深遠，導致榮格人格分裂。
- 他的結論是，榮格的故事呈現了原始的解離防禦，在這種情況下，心靈痛苦伴隨著被憂鬱症母親拋棄的感覺過於強烈，榮格無法承受。
- 他無法發展出身心安住（一體狀態），這個分裂導致身心症症狀，就如榮格所說的，三歲父母離異及母親進入精神病院治療時，他患了嚴重濕疹（1963:8）。

# 「一體狀態」的另一個意義，是克萊恩概念中透過原始的愛與恨針對原初客體工作

榮格用一種驚人的方式達成對父親的憎恨.....神大便在.....教堂上.....。我們無法期待會發現榮格覺得神是他嬰兒期全能的投射，而大便是自己對父親憎恨的投射.....在榮格提供的資料中，我們找不到的，是充滿想像力地毀滅後，愧疚感尾隨之後的重建。看來遭到潛抑的.....是原始攻擊，而當嬰兒受到憂鬱症的母親照顧時，（原始攻擊）是非常難觸及的。（1960: 489-90）





# 移情的子宮

# 回應1： 不是早期創傷的原始解離！

- 榮格似乎相當了解他內在分歧的兩端，非常生動細膩地描述一號、二號人格。
- 三歲之後而非嬰兒期



## 回應2： 榮格最早的回憶都是與幸福、 美麗有關，非恐懼或焦慮

- 有個情景也許是我生活中最早的記憶，不過是模糊的印象：我躺在樹蔭下的嬰兒車裡，那是一個明亮溫暖的夏日，天空藍藍的，金色的陽光穿過綠色的樹葉，我剛剛睡醒，看見光輝燦爛的美景，有一種無法形容的舒適感覺。（《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第34頁）
- 這是不安全依附嗎？



# 回應3：對美有欣賞享受能力是防衛嗎？

- 他同意這些早年美麗與快樂的回憶存在，可是卻說：

「在這類正向感受的經驗中，有負向的一面，我們終究必須試著發掘。這會變成一種整合傾向的扭曲，僅次於母親因疾病造成的母職失敗。（1964: 484）」



# 回應4：對父母憤怒的表達與處理

- 榮格沒有明顯表露任何對父母的矛盾情感，尤其是憤怒（在克萊恩派典範中，對於同一個客體感受到愛與恨，會導向修復、客體恆存、憂鬱心理位置，因此達成「一體狀態」）。
- 榮格的童年遊戲中絕對有大量攻擊性，像是早年用磚頭堆砌塔樓的遊戲，接著模擬地震，「興高采烈地摧毀」（1963: 33）。
- 作者認為溫尼考特所言屬實之處，在於榮格從來沒有機會，和重要的外在客體一起處理他大量的攻擊性（或許有人會問「誰可以呢？」）。
- 究竟是與內在客體或外在客體？
- 當榮格在「這個世界」遭遇諸多困難，他是在另一個內在世界中，透過生動活潑、神話創造的想像力，緩慢修通了憤怒。



# 《答約伯》 ( Answer to Job )

- 耶和華 ( Yahwen ) 與約伯
- 以神話創造方式修通了原始攻擊性，似乎對榮格自己有一定程度的效果——或許不如透過移情來解決人際之間的關係有效，可是又有多少移情能這樣徹底修通負向情感呢？



The Lord Answering Job Out of the Whirlwind, from the Butts set, by William Blake. The Morgan Library

# 回應5： 自我療癒與分析的解方是不同的

- 榮格針對自己工作的方式，示範了一個有創造力的人格，如何運用「積極想像」在內在世界的的神話詩意創造現實，即使沒有精神分析心理治療的優勢，至少還能獲得部分的內在解方。
- 潛抑的內容可以「隱藏」於無意識中，可是解離的內容是即使夢者也是一無所知，並假設這些內容完全未經形式化，「遺失」在遺忘之境某處，如同比昂（Bion）的  $\beta$  元素。
- 這肯定不是榮格所經歷的。他清楚意識到自己隱藏的想法、害怕的夢境、個人的祕密、雕刻小人的私密儀式等。





- 榮格的防禦確實可能比佛洛伊德更解離，這使他更有機會接觸到無意識的集體層次，更甚於個人層次。
- 佛洛伊德不像榮格有長年在柏戈赫茨利精神科醫院服務的經驗，那裡有許多嚴重解離個案，例如嚴重原型幻想的「住在月球上的女子」（《創傷的內在世界》第144頁）

# 住在月球上的女子

案例分析

## 『我為什麼要回地球？』

- 病患將故事告訴榮格後，便可以對他暢所欲言，不再有所壓抑了。但一旦透露了秘密，她卻忽然發覺她回不去月球了。此時她再度陷入嚴重瘋狂，必須重新住院，直到僵直症（catatonia）和緩了才出院。
- 經過了兩個月的間隔，她又回到療養院，重新開始諮商晤談。榮格敘述，她逐漸理解她無法重回月球，無法逃避在地球上生活。「她死命地反抗這個結論及其後果，」於是她再一次向她的原魔屈服，再一次被送回療養院。「『我為什麼要回地球？』她納悶：『這個世界並不美，但月球很美，那兒的生活很有意義……』」（榮格，1963：12a）

# 月球女子幻想之案例



- 對榮格而言卻代表了迷人的潛意識幻想世界，這個世界能帶領我們看見宗教圖騰與神話的宏大遠景。
- 由於榮格欣賞這位月球女子的幻想所具有的神話創作基底，因此能對她受創心靈的內在世界表現真誠的興趣，我們必須想像，心理治療之所以能讓病患終於離開有吸血鬼出沒的邪惡聖堂，這份真誠的興趣功不可沒。

- 佛洛伊德在一些受創的歇斯底里病患「被抑制的情感」（佛洛伊德，1894：49）背後，發現了性創傷以及「小心翼翼培養出的（伊底帕斯）白日夢」（佛洛伊德語，馬乖爾編撰，1974：429）



# 「與本能及客體關聯脫節的」

- 溫尼考特觀察到，榮格的素材是「與本能及客體關聯脫節的」（1964：488），呼應了對榮格、榮格學派理論與實務上常見的抱怨，或許某部分是真實的。
- 這個問題通常使榮格學派有種傾向，將個人的或從身體經驗到的情感，過快移至超個人或集體性素材，榮格將地下陽具的夢詮釋為「地下神社」就是一例，他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可能性，像是自己禁止的性興奮。
- 榮格詮釋一九一三年暴力異象時，我們也看到了這種傾向，他沒有思考這些或許與他個人對佛洛伊德及其追隨者的攻擊性有關，或與他分裂的心靈攻擊自己的弱點有關，他將這些折磨人的異象，解釋成預「知」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瀰漫的集體暴力。

# 榮格終生徒勞尋找完整自體

- 榮格最終接觸到他自體的中心.....這似乎讓他感到滿足，卻又像是條死路.....不論如何，他執著於曼陀羅，從我的觀點看來，就是在建構一種防禦，保護著與毀滅比鄰而居的自發性。**曼陀羅真的讓我感到恐懼.....是強迫性地逃避整合性裂解（disintegration）。**
- 榮格描述晚年人生投入尋找自體的中心，在我看來，像是一生輝煌的努力，緩慢乏味地落幕了。自體中心是一種相對無用的概念。（1964: 491）



榮格反覆在自傳中透露出，他對夢的作者非常好奇，這其實也是格羅斯坦（2000）的驚歎，當他在醫學院學習階段做了一個重要的聖祕夢境後，他想知道究竟是什麼神祕智慧創造了這個夢。他的「答案」驚人地與榮格相似（見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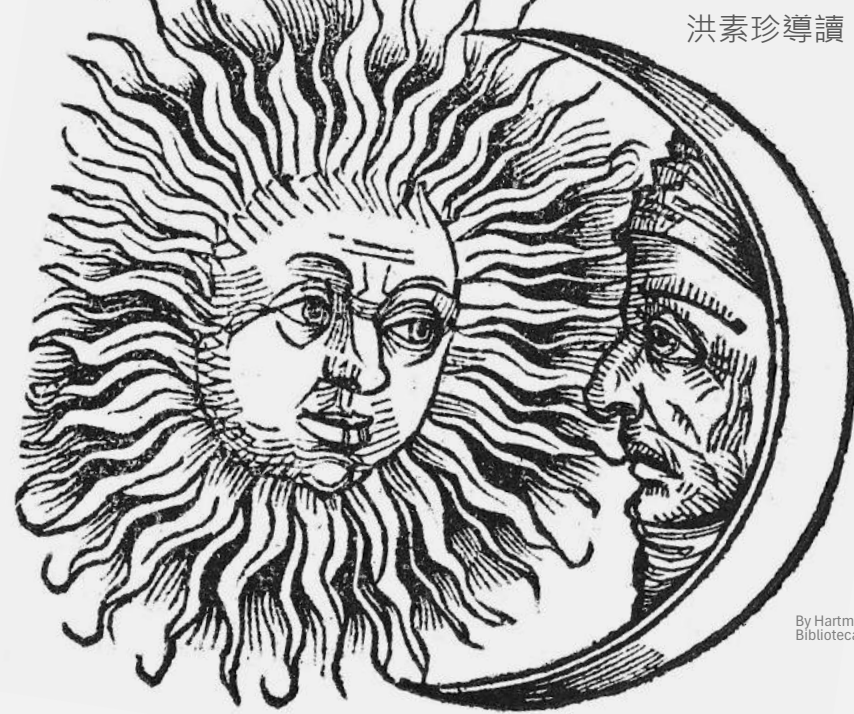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Openclipart

# 曼陀羅

- 「這道光與智慧來自何方？」他的神祕答案是：「它在我們之中，不屬於我們，但屬於祂，祂委身我們為棲居之地……祂將那道光植於你我之中，令你我可以在祂的光之中看見……那道光……於是真相不是從你我身上看見，而是從你我體內的神之意象之上」（馮·法蘭茲，1991:7）。
- 這就是榮格尋找的中心，日後在跨文化研究中，他意識到這就是曼陀羅，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宗教象徵符號。

- 自知之明並不是來自**自我**，當我們放開自己的心智，用正確的態度向內觀看時，就會從黑暗中逐漸顯現「**神性光輝火花**」，自知之明是因此而來的。
- 帕拉塞爾瑟斯，一個人是透過自己的夢境認識這道內在之光的：「既然自然之光無法言語，於是透過文字的力量，在睡夢中塑出形狀。」

## 榮格的分裂防禦



By Hartmann Schedel from Coloring book from Biblioteca comunale di Trento,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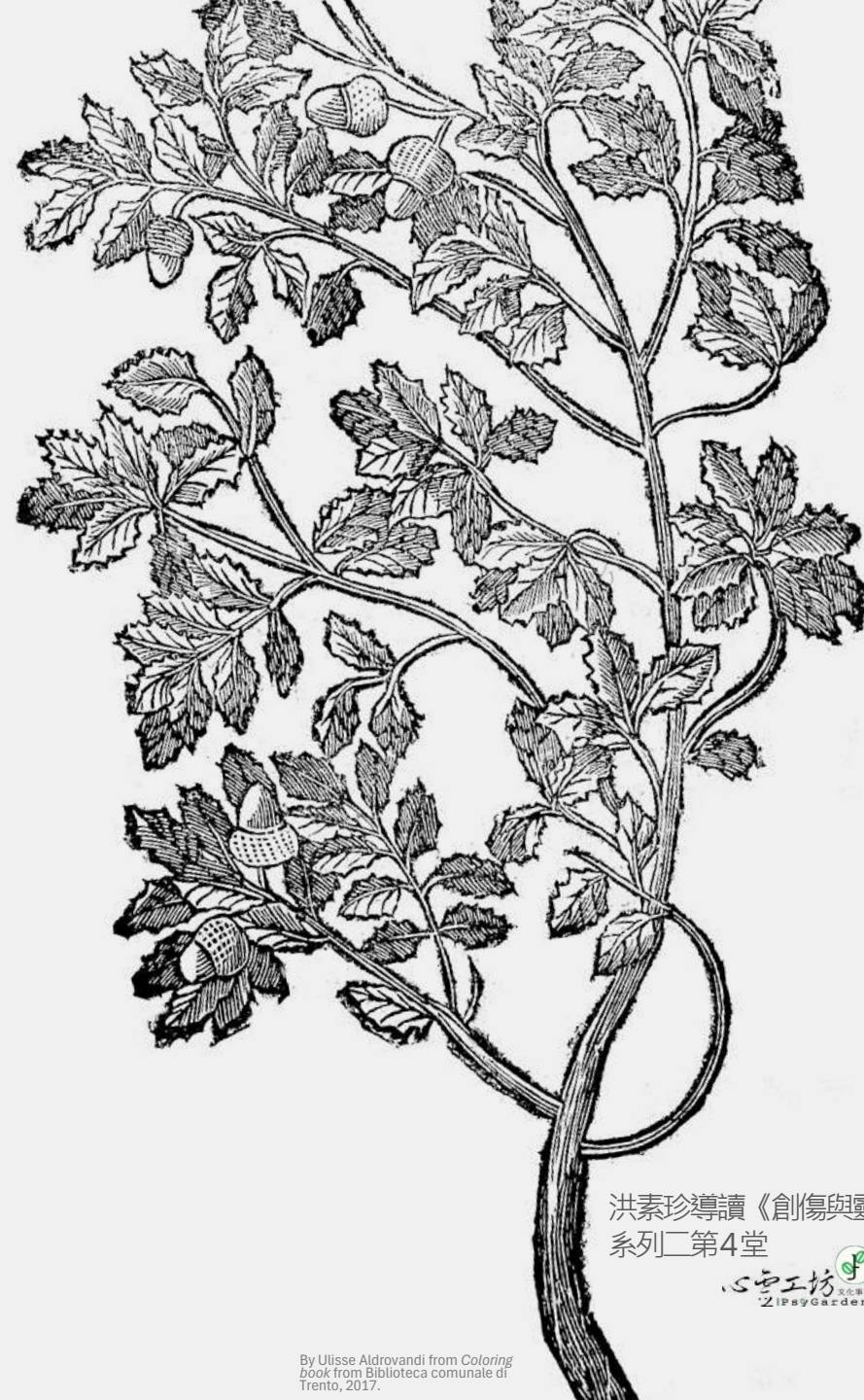
- 榮格在形容自己時，給了我們一種童年思覺失調的圖像，同時間他的人格展現了某種能自我治癒的力量。（透過辛苦地撰寫自傳）（483）.....榮格四歲時就有精神病，長達一輩子的防禦機制運作得不錯；他最終能像自傳中那樣深入了解自己的精神病，其實非常了不起.....正是在精神病的領域，而不是精神官能症的領域中，我們必須期待找到自我療癒的解藥。榮格提供了一個範例，但當然，自我療癒與分析的解方是不同的。（1989:484）

# 解離防禦

- 榮格為了處理無法忍受的童年經驗，運用了種種的解離防禦——這點，作者相信溫尼考特正確捕捉到了。
- 在種種不合理跡象中，榮格其實能夠覺知到，他會因為解離而在不同的自體狀態間切換。
- 這個解離開啟了榮格二號人格的世界，包括二號人格所擁有的理性和神話創造智慧。誠如我們在先前章節所見，這個早熟的自體似乎能接觸無意識中某些驚異的力量——榮格後來相信這些力量是源自於集體層。

# 部分解方

- 在健康的人身上，調節情感和表達方式是**自我**的工作；
- 在沒那麼健康的人身上（由於受創），第二「世界」就會派上用場（因防禦目的而組成），調節情感和表達方式都取決於這個防禦系統中更深層的「智慧」。



洪素珍導讀《創傷與靈魂》  
系列二第4堂

心西工場  
Zipsy Garden

# 溫尼考特與原型

「人類學傳說中的共同元素」，這已經是溫尼考特盡其所能地接近無意識的神話創造功能現實與這個現實的明顯原型結構了。



# 總結

- 榮格的解離讓他的自體分歧，可是透過這種分歧，他得以發現來自內在世界與其神話創造資源的救命滋養，可以供應困頓的自我。多虧榮格天生的才能與創造力，他能夠運用這個第二現實世界，幫助調解他無法在人際世界中調解的焦慮。
- 這並非完善的解方，但理想的母嬰關係也不是——如果真有這種東西的話。
- 榮格發現了第二現實世界，讓他得以在內在維持他最重要的核心自體，直到日後透過各種愛的關係，回到「這個世界」的時機到來為止——意思是，他最終可以成功地在他的內在渴望和外限制之間，建立起一段可以滿足他並讓他實現自己的關係。